

書

秋崖先生小蓋卷之十四

方岳 巨山

啓

代賀余寺丞

伏審捷音西上除目東來雪夜馳至蔡城不專羨於
李愬風聲走之淝水今復見於謝安否則孤城其殆
哉吾有此客亦重矣蓋自韃敢盜邊而凌中夏所謂
發不恤緯而憂宗周孰嬰其鋒徒得賣降之健將愈
肆其毒久輕效死之無人既殘浮光而逞焉若曰安
豐特易耳氣吞堅壁夜合重圍不量擅裘貪得之愚
直有靴尖蹴破之意懼亡無日卻敵者誰自非某官
以國之蓋臣爲今之儒帥共話對床之風雨屢吐壯

懷誓清並塞之煙塵輒張怒髮則何以脫生靈於虎
口挫強虜之狼心上嘉乃勲休有成命某作爲凱樂
顛後班師寧失智高雖頭顱之可辨盡遜卻克何肝
膽之相知式對絲綸勉旃竹帛

代賀杜安撫

伏審渙發綸函晉登藩岳勲業聿高於肥水聲威詎
播於淮壖恭惟國之蓋臣今之儒帥崇詩書說禮樂
窺聖域之妙而探其心安邊境立功名關武夫之口
而奪之氣此所謂有用之學賴以濟多難之時故雖
鼙鼙之夜嗥頓驚風鶴而宵遁肆放一札增重十連
帝曰俞哉有夷吾而何患功亦偉矣召季布而可知
某聞命云初愬風以喜兩淮猶左右手正資運掉之

勞九重披輿地圖更竚經綸之畧敢因慶幅泚贊壯
猷

代賀趙刑郎

伏審光奉紫泥之詔入踐白雲之司天地之德曰生
庶幾刑措祖宗以仁相授謹簡卽潛乃睠麟宗咨平
狂獄恭惟玉璫黃流之醲郁冰壺朱紘之勁清繇浙
以西有羨間平之經術維斗之北於皇齊魯之福星
正茲大厦之賀成端以小秋而召去民曰奪吾父矣
帝其得賢臣焉獨提丹筆之春已傳呂命徑荷紫囊
之橐聿矢臯謨某蚤所傾心喜而舞手贈以芍藥敢
不書子張之紳報之瓊瑤久欲聽鄭崇之履輕芹塵
瀆別楮助陳

代賀傅右司

伏審渙發宸綸晉登臺轄左右司學爲丞相聖訓有
之天下事皆在都曹職任隆矣惟此名家之彥足爲
有國之華恭惟忠義相傳詩書自許思昔乃祖膝不
屈於穹廬至今裔夷瞻尚寒於旄節此殆唐第一人
之李揆豈惟漢十九年之子卿天實鑒之代有聞者
顧此艱難之會孰釐叢委之司乃睠譽髦佐吾元老
密勿巖廊之邃相業在茲清華禁橐之嚴師言具矚
某猥分邊閩遙企朝班遄覽賜暉幸際孤鳳凰之瑞
願受陰賜敢忘雙鯉魚之書

代賀黃檢詳

伏審密勿廟謨討論基命赤白囊之旁午渴聞帷幄

之籌東西府之同寅增重巖廊之勢一賢進矣四達
翕如恭惟博大而裕和高明而肅括文能附衆武能
威敵無兢維人退思補過進思盡忠不遐有佐帝曰
邊烽之未靖卿其樞極之是陪庶以贊萬微之幾且
將制千里之難蓋真儒用而天下無敵何憂狐兔之
群今有德進而朝廷益尊遄遶夔龍之武某逖聞出
綉喜欲振纓足食足兵皆願受其陰賜且耕且戰惟
肅稟於成謨

代賀韓檢正

伏審渙發綸函晉陪政路與大臣上下其議論相業
在焉惟吾儒明習於典章國是定矣未言雅望簡在
清衷恭惟忠義相傳風流是似惟先王佐中興之運

有大勲勞繫皇穹嘉貫日之精生賢輔佐言語妙於
天下智略湊於上前屬時多難光贊元老斷國論而
謀王體惟克彌綸騰茂實而蜚英聲遄觀經濟行踐
禁塗之邃睠言寵渥之新某竊仰令猷忻聞成命聖
賢相逢張治具不在茲乎日月獻納爲侍臣無出右
者敬修慶積式竢贊書

代賀史督相

伏審參持國柄董護戎昭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正
資妙畧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坐折遐衝天啓聖心
睠維王佐恭惟濟時以治安之策致主以太平之書
南鄭相北鄭相而譜世家豈特衣冠之盛大馮君小
馮君而難兄弟並關宗社之休薦紳竊仰其經綸旒

冕渴聞其論議夜下庚牌之召席前丙枕之安廟謨
獨斷於一言國勢重增於九鼎予惟克邁乃訓已罄
嘉猷天將降任是人遂陪政路肆颺大冊兼總全師
蓋宰相外撫四夷允賴精神之運惟天子明見萬里
迄成道德之威遄徯公歸丕承帝賚某猥縻梱寄莫
遑庭班瞻彼熊旂徒有執干戈之志已窮鼉鼓頽賡
洗兵馬之詩是開休顯之期式慶明良之會

代賀杜制置

伏審進班司府分梱藩垣謝元城淝水之勲彼酋其
遁裴度任淮西之寄我武維皇諒草木之皆兵徯関
河之入貢恭惟以少陵之詩名而自比於稷契以阿
房之賦手而高論於唐虞精神之折遐衝不愆于素

謀慮之愔劬敵克壯其猶故能全孤城於百戰之餘
於此見真儒爲萬人之傑旣勒銘於卅地乃授鉞於
青冥顧惟風塵瀕洞之秋要有意氣激昂之暇平居
推赤心而置人腹其孰不懷緩急蹈白刃則得士情
何戰弗克矧天意之滅虜適歲星之照吳國豈賴盟
兵毋撤警唯事事備乃其無患願修軍旅之定規言
人人殊則罔成功更極賓僚之高選聿觀偉業丕對
殊褒其密邇鄰光驩傳帝賚闌以內闌以外喜盡寄
於瓜牙陝以東陝以西賴相依於唇齒

代賀游吏書

伏審渙放一札晉長六卿尚書古之納言無易瑣闈
之拜治官周之冢宰獨專銓選之權國有人焉才無

遺者恭惟親傳伊洛之學妙摘河漢之辭蜀道難於
青天毓此山川之秀故國非有喬木凜乎文獻之尊
上嘗歷數西州之英曰孰可與東坡而並歎鶴山其
已矣訊蠶叢之渺然乃得公於草廬之中欲致治於
簡編之盛有謀猷入告于后共談虎觀之經非仁義
不陳於王屢却鸞臺之敕粵從人望擢冠禁塗惟茲
典選之班自昔奮庸之地前裴馬而後盧李豈專美
於唐人左稷尚而右臯夔佇疇咨於舜典某逖聞除
目坐隔邊頭能世俗書敢覬山濤之啓事爲朝廷喜
竊想鄭崇之履聲遡江以南維斗之北

代賀許兵書

伏審於皇周誥之華就正夏卿之位丈夫即爲真耳

何以假爲國人皆曰賢焉夫然後用維上所倚濟時
之難恭惟太嶽之宗神山之秀議論度越諸子蔚爲
當世之典刑文章自成一家夙絕尋常之畦逕粵代
言於禁苑滋簡眷於宸襟乃躋甘泉法從之班誕緝
周官司馬之政蓋文事必有武備烏可岐而二之今
內寧猶多外憂孰能定于一者坐制此虜端在吾儒
興言邊陲之日騷竊憤胡星之未賈頻年入塞妄意
飲江脫非折箠而笞直欲投鞭而渡如曰舉天墜而
與之共恐或不然要當立砥柱而爲之防庶幾其可
惟士大夫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俾聖天子制撻而撻
秦人之兵則吾免於魚乎不然憂未歇也厥有廟筭
興張皇綱某敢誦所聞恃以自壯真儒用而天下無

敵言觀帷幄之籌有德進而朝廷益尊邁正鈞衡之
柄其爲期嚮莫旣蘊悰

代賀蔣諫議

伏審簡自中宸擢居正諫粵躋橫榻得李勉而朝廷
始尊斗上大坡用仲淹而士夫相賀蓋以久持天下
之正其必能格君心之非求惟治亂之端在小人與
君子此其消長之道非宰相則諫官肆吾祖宗立國
以來盡洗秦漢諱言之習聽納之盛載籍所無是知
累朝熙洽之休正賴諸老箴規之力茲實主上用公
之至意豈但先生執政之緊頭恭惟質堅百鍊而愈
精節貫四時而不改仕者皆嚴憚黯已消落膽之姦
帝曰無以易堯當有沃心之論竊窺聖德時憲天聰

雖艱難有甚於絲棼而恭儉本無於袞闕惟是外則
桀鰲不臣之虜久矣鴟張內則器謹不靖之兵敢於
狙詐事孰大於此者時其條而上之非仁義不陳於
前可使主憂而臣辱有謀猷入告于后所願乾清而
坤夷某越在邊城莫瞻朝著稱慶曆者曰四諫尚能
賡祖徠之詩今陽城號爲一賢何待作昌黎之論敢
無動色傾聽嘉言

代賀林侍御

伏審出綸西掖執憲南床天子明明用臯陶而不仁
者遠矣王臣蹇蹇如行父見無禮者誅之茲得一賢
重增九鼎恭惟二典三謨之學問五音六律之辭章
觀經世之宏規雖伊管未能遠過讀責難之確論非

仁義不敢前陳適當不諱之朝久立得言之地接武
夔龍造羽鶴鷺綴赤墀供奉之班當道豺狼安問狐
狸凜白筆抨彈之志使顏跖忠和之莫辨雖堯舜聰
明而柰何矧今士習之媮未明國是之定倖門如鼠
穴而不可塞弊事如蝟毛而不可爲外之則黠虜之
鴟張內之則驕兵之狙詐勿用小人必亂邦也誰當
共濟於艱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時則渴聞於忠讜
願言密勿悉意敷云庶幾回事變於危急之秋或可
觀德化於須臾之頃某逖居邊瑣欣誦宸綸有爭臣
者七人端底臯謨之積舉明主於三代願聞說命之
篇敢不濡毫以需染牘

代賀李右史

伏審渙發龍綸晉登螭陛堯言布於天下宜載典謨
遷史藏之名山無慙筆削茲實帝王之盛豈惟儒學
之榮恭惟如樂九韶如鼎萬斛韜涵雅訓蓋平生無
未見之書刊落塵言有古人所不到之妙嘗讀梅亭
之藁喧傳薇省之詩所謂洗萬馬而空之直欲障百
川而東耳乃夾侍玉皇之香案俾共紬金匱之秘文
陳洪範九疇密贊吾皇之聖作春秋一藝襲爲有宋
之經偉哉真儒成此信史某瞻斗以北與江俱東雖
莫陪駕鷺班肅上賓榮之賀儻得與牛馬走頭窺帝
典之暉倚聽褒綸別馳慶幅

代賀馬中

伏審進班即省敷訓蕃房以六經淑天揖之親以九

式均地官之賦初傳除目允穆師言恭惟五常白眉
一時巨擘言議如周而有草茅之氣功名如援而無
意茲之疑乃珥筆於華軒乃爲模於朱邱簡知之渥
寵數斯皇彌綸豈久於郎潛獻納遄躋於禁從某同
僚厚甚聞命躍如敢忘芹美之羞庸致厦成之賀

代賀葉秘書

伏審對剔芝璽論選蓬山楊雄之校秘書恍驚昨夢
蘇軾之可著作甚稱上心賁然來思升自此矣恭惟
胃吞雲澤手攬斗魁束三傳而抱遺經合是獲麟之
筆不十年而起徒步遄歸浴鳳之池人皆曰然恨見
之晚某舊親談塵慨想顛犀文不在茲旣爲吾道之
賀君子至止亦寫我心之思

代賀程常博

伏審擢從學省峻立頌臺八索九丘之書既重講席
五禮六樂之教其佐秩宗均爲極儒者之榮所謂妙
天下之選某屬聞誨範欣覩除綸夙夜寅清尚借藩
房之重日月獻納有開禁橐之華於穆緒言等幾紆
監

代賀尹漕

伏審借才匠監將指神臯蕭相國轉漕關中蓋爲根
本之計范孟博澄清天下莫先輦轂之間上意則然
師言惟允某藐茲宗邸恃有使軺我獨二天無忘麟
趾之信厚畿方千里但瞻牡轡之光華無斃頌言等
祈涵在

代賀喬佑神

伏審天啓相門思深帝宸雖迫於典故姑俟快於祠
庭然咨爾家傳實贊襄於鼎路世嘉元老代有聞人
恭惟寶婺流輝金莖擢秀惟君牙乃祖成績紀于太
常惟魏公諸孫論議挺有風烈此豈但衣冠之盛蓋
自關宗社之休奕矣譽髦踵于王父某逖聞綸綍懽
動縉紳曰學爲箕學爲裘文章特其餘者當用作霖
用作楫將相真有種哉近隔雲屏遙觀泥璽

代賀別尚書

伏審渙颺周誥晉陟夏卿圻父爲王瓜牙增重留都
之相寄尚書乃天喉舌仍參督相之軍謀大張天聲
聿寧江面恭惟肝膽一劔精神五兵袖有太平之書

真儒無敵於天下氣吞餘子之輩此虜已在於目中
屹然爲國之藩垣久矣簡知於旒宸適旄頭之騷屑
煩塵尾之指麾北有獫狁西有昆夷孰分憂於丙枕
出則股肱居則心膂遄趣駕於庚牌於赫皇威有吾
王佐某相期竹帛快覩絲綸一命再命三命而益恭
豈但曰接夔龍之武大書特書屢書而未已尚當賦
洗兵馬之詩粵若山瞻有如江水

代賀吳尚書

伏審中詔置郵上流開摺尚書乃天喉舌寔高曳履
之班祈父爲王爪牙增重建旄之寄帝心簡在江面
聿寧恭惟學足以度越群公材足以康濟斯世前有
召父後有杜母孰知儒者之兵廉若鮑叔信若尾生

兼著仁人之勇當此邊氛之瀕洞深虞江介之繹騷
狼子無厭直曰投鞭而度耳虎臣如在必將折筮而
笞之顧瞻縉紳大夫之間妙有詩書元帥之選重國
九鼎維斗一人乃勤笳鼓之西出填琵琶之北武騎
千群而無所用聞胡膽之已驚使者四輩而趣之歸
想天顏之有喜某舊同手足今籍喉衿雖江左有夷
吾可無患矣然中國相司馬其孰愈乎引瞻泰巖飛
渡溢浦

代賀岳都丞

伏審通班邃閣導旨機庭惟雲漢昭回之章寶爲大
訓惟夙夜宥密之命厥有明謨併授傑才茲爲顯渥
蓋朝廷之成幾事所賴親臣而夷狄之亂中華無甚

今日孰有平戎之策我得本兵之賢綸綍初傳縉紳
相賀恭惟材足以濟斯世學足以窺古人君子是以
似之慨想背嵬之無敵王事誰其棘矣不圖武穆之
復生大書岳字之旗盡索虜庭之氣如使知中興四
將之有後雖欲加諸華一矢而莫能乃陪帷幄之謀
甚稱袞旒之意蓋淵雲之精筆妙墨豈但論思而已
哉彼秦楚之堅甲利兵直可笑談而却耳遄觀詔璽
徑踐政塗某望履無繇彈冠有喜焚香而對楹史每
嘆倦翁之可人仰天而問階符更審相公之何日瞻
斗以北與江俱東

代賀吳尚書

伏審峻躋武部肇建戎旃制梱號小朝廷密拱王畿

之近政職曰大司馬用提軍律之嚴海道江防國門
鼎重恭惟器能如諸葛亮而無其短賢良如董仲舒
而無其迂權則知變經則知常略具天人之三策元
難爲兄季難爲弟共推宇宙之兩吳故處之於上下
流之間殆不啻如左右手之眡蓋自古豈無於外患
而當今尤務於內寧乃睠北辰之居實據東南之會
統六師以平邦國豈但攘夷潤九里而及京師莫先
尊主乃開大柵以鎮近畿式遄竹帛之暉八觀宸旒
之邃某手足何異唇齒相依念有德進而朝廷愈尊
常恐追鋒之召今真儒用而天下無敵願聞解甲之
期宏濟多艱厥在茲舉

代賀黃少卿

伏審升華邃閣臨鎮雄藩無愧六一翁方過間而式
午木乃聞二三子至守闕而留陽城是行偉哉有餘
榮矣獨念某聿親講部遽遠師資老聃出函谷關悵
莫瞻於紫氣馬融上廣成頌徒結戀於絳帷無斁傾
馳等幾監在

代賀史尚書

伏審光奉明綸趣還起部謀猷入告于后久探禹穴
之竒器械咸精其能更核漢朝之實增華曳履簡在
凝旒某藐是宗維欣聞宸綍君牙乃祖乃父惟帝念
哉周公之美之才有世臣矣未央慶緒等覬監紆

代賀魏侍郎

伏審渙別書贊進貳憲曹民自得於湖山久奏吳門
之最帝慨思於人物趣歸漢殿之班豈得詳刑斯皇
殊綍其不勝燕賀敢後魚傳致治幾成康坐想措刑
之盛使君爲堯舜諒懷濟世之忠無斁頌言切惟監
在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五

方

岳

巨山

啓

代上王提舉

課桑麻於屬邑幸而有蘇刺史之天訊桃李於年家
乎不爲李將軍之地儻可寘之牙頰是用布其腹心
蓋以昔者孔融登元禮之門猶叙先世夫子與老聃
之契矧予兩叔同此一科愛其人者及屋上之烏肯
相忘於子姓察吾政而異兒傍之雉已難揜於先生
然則攀附者雖私情而其挈提者乃公道不知僭矣
請具陳之伏念某藐然孤蹤切有微志家惟故書耳
未能寒燈火之盟兒薄吾澤耶竟以墮塵埃之吏至

鬱鬱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舉眼視八荒綠髮已霜
蓬之短折腰爲五斗青衫幾荷葉之枯自得邑於山
間如置身於井底參差兩政荏苒四年意者有待而
然否則既歸之久莫非王事我獨勞也諸公嘗借之
齒牙豈無他人胡不比焉父執實爲之眉目安用不
鳴之鴈自同旅汎之鳧恭惟所懷如春風其道即元
氣方落筆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
草於明光宮則辭林世少雙而文有體此學者之斗
北爲儒家之指南士有一經於品題語亦十倍其精
彩敢忘精白自誤雌黃但願生識韓荆州蓋久已傾
心於門墻師弟子之數安得近舍皇甫湜使無以藉
口於薦紳士大夫之間竊仰盛心必垂明聽

代上劉寺丞

百乘之家可爲之宰已熟成瓜數仞之墻不得其門
亦慙行李敢借齒牙之論略陳眉目之書苟有以藉
其口於縉紳之間則何啻被吾身以文繡之美試垂
靜聽倘辱誤知伏念某藐然孤蹤竊有微志瀾翻夜
讀燈寒幾落於簷花潦倒冥行衫老半枯於荷葉自
詭青山之縣幾成白髮之翁已日乃革已日乃孚吾
知免矣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夫何爲哉雖微尚方雙
鳧之歸安得平原一鷄之薦幸草木之同味豈桃李
之不言庶其此行恃以自壯恭惟其道即元氣所懷
如春風羞崑崙薄蓬萊聿凝香於燕寢披琅玕器聞
闔遄飛翰於鰲扉凡所雌黃相傳清白一舉手一投

足而生其羽翼大丈夫用力於當世之所爲三吐哺
三握髮而假之色詞下執事待士之以禮者如此使
冀北之駑駘猶市則淮南之鷄犬亦仙委身而依劉
公夫豈無其故者下榻而待徐穉亦唯所以命之靖
惟盛心式顯嘉諾

代上李制使

砥鼎餘五色之丹曾亦淮南之鷄犬棄車下千金之
骨不幾冀北之駑駘敢陳眉目之書更借齒牙之論
蓋待以國士則雖至於再且至于三而何嫌亦豈無
他人謂特知其一未知其二而奚取莫若參苓之舊
又觀桃李之新切仰瞻慈寧以瀆告伏念某苦無竒
氣亦有壯心舉眼視八荒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爲

五斗青衫半荷葉之枯然雖碌碌州縣之間未肯瑣
瑣簿書而止思昔蘭亭之楔遄熏藥籠之芬予不負
丞丞亦不負予惟倚春風之信鳥能擇木木豈能擇
鳥父棲明月之枝公爲此來時已自慶竊以爲兩地
之相望皆適在二天之所臨意其造物之與謀或者
功名之見逼安用不鳴之鴈覬搏已化之鷗恭惟轉
洪鈞而萬象春持清議而一諾重方出而將入而相
其紀之旂常而勒之鼎彝雖耕者農戰者兵皆歌于
田野而賀于軍旅凡有奔走願一品題迺若生識韓
荊州曾到花邊之洞安得近舍皇甫湜他尋李下之
蹊亟以此懷布之明聽予取予求而不厭詎曰前日
之是今日之非自棄自暴而弗陳則恐不失之瀆而

失之悔靖惟盛德儻賜真知

代與諸監司

某蓋聞不負知己乃能不負國家何有吾身則亦何有官爵大義所在庶言必同伏見大使尚書挺身於強韃之虎豺脫命於逆旻之梟鏡不幸失金湯之守謹以攻之試嘗論鐵石之心有足悲者凡爾見知於疇昔正欲相期於歲寒我思古人切爲浩歎劉少傅棄城池而遁去謫之白州吳武順上節鉞而贖之載在青史至今聞者相與聳然豈有平時握手出肺肝謂義結於弟兄之行而乃一旦全軀保妻子不哀鳴於君父之側敢告同門共爲削牘願納吾儕之秩覬寬此老之孽人而無禮而無儀則不如於一死侯自

我得自我失亦何憂於數官庶幾使風俗薄惡之時知猶有志氣激昂之士諒嘉輿論慨列朝銜

上趙端明

士爲知己者用誰當賦歸去來兮之辭事有大謬不然輒自贊無可柰何之說試垂靜聽盡布真情伏念某初以冷官墮於窮塞交舊無蚍蜉之援所挾伊何勢分有馬牛之風奚求之敢乃一見下陳蕃之榻輕千金築郭隗之臺歡若平生過於儕等豈但倒屣而迎王粲相親禮貌之間所謂逢人而說項斯每費齒牙之及甚至父兄疾則以霖雨之手而爲之昧室廬燬則勤暴露之憂而致之貲殆同休戚於一家畧無貴賤之兩眦旋觀國士遇我之意寧忘小人懷惠之

私蓋駑駘猶識於戀軒而燕雀亦知於賀厦夫何決
去莫肯爲留肯薄淮陽耶自難啓聒嚙之口不負臨
賀者其奚愛么麼之身然以窮鬼之欺凌不堪竒禍
之竊發始則故里有王參元之火繼而舉家懷秦越
人之憂伯兄竟歿於異鄉旅襯未歸於厚土至若老
者風淫之已甚爲之人子兩泣而危之今殆生無以
居而死無以藏不但老之爲喜而病之爲懼我之懷
矣亦何幸於依劉天實爲之曾莫如於返魯大非得
已敢不具陳欲望惻然於穎叔之言賜之以毛義之
檄烏傷而哺庶幾晚歲之安鷹飽則颺不可同年而
語誓以桑榆之境重歸桃李之蹊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五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六

方

岳

巨山

啓

回朱尉

伏以傳吳氏之隱梅謹然旁午倚魯宮而采藻幸甚
同寅辱魚腹之遞緘喜馬蹄之壓境占辭已晚有醜
謂何恭惟其官筆下波瀾之老成曾中丘壑之灑落
將軍百戰胡爲看市人之先封兄弟二難頗亦怪大
夫之後歿黃綃吐辭之絕妙青衫入手而未甘謂當
綴天上星辰之班乃復墮人間神仙之吏鼠輩相目
此其聰明尉耶鵠序有言且爲清望官矣某泥古之
學背時而馳讀賢於十從事之書知同臭味賦不願

萬戶侯之句快覩光塵

回劉學錄

某得劉公一紙書知爲畏友笑邊生五經笥敢曰吾師願縱山水之間共尋文字之樂伏惟某官刊落訓故深繹典墳歲貢卿曲英已快雲天之橫鶚妙在言語外當爲學海之老龍若徒擷其葩華恐自枯於根本正不必泥古人之糟粕甚至於以箕子爲芟滋言觀訓誥誓命之文要識唐虞成周之際庶乎有得奚患無聞某技止黔驢朴如鄭鼠鏘晦庵之遺響敬佩贈言訪醉翁之舊遊倚需投分尚邀傾倒相與發揮

回趙學正

某問訊二三子雅聞趙日之溫緬懷六一翁端奉郇

雲之麗士氣振矣我心寫兮伏惟某官蘭猗猗而自香菊鮮鮮而獨秀少日彫蟲之賦慨壯夫之不爲今者伯魚之詩幾古人之可到靖惟吾道匪在陳言蓋此心即堯舜之心其所學必孔周之學儒之謂貴君豈苟云若徒疲精於摘章繪句之間可以得意於含英咀華之外斯文關百聖之統覬明辨之盛名題千佛之經特餘事耳某了無器局奚以範模人之患在爲師其惟欽衽古之學者爲已當共書紳深幸得朋無忘規我

回張學正

某與滁人遊瑣瑣愧一經之陋有賢者在琅琅記三篋之遺蔚然秀峰得此益友伏惟某官鄙家傳於黃

石換仙骨於赤松兩上鄉書每爲子大夫之首幾年
侯類久傾衆朋友之心惟領袖之非難必紀綱之自
肅子帥以正何嫌乎同隊之魚人得而輕則必有敗
羣之馬欲覘所學奚止於文頌言淡墨之題式快蜚
黃之迅某自知其拙見謂之迂冠者五六人遄共詩
書之樂山行六七里喜聞翰墨之香不頌而規乃予
所望

回曹直學

某采芹藻之香何幸相從於衆楚挹芝蘭之秀孰云
無缺於百參睠然裁緘喜甚折屐伏惟某官妙六義
四始之旨遺一唱三歎之音獻賢能之書于王有嘉
薦鸚升俊秀之士於學增重堂鱣惟此子衿言觀頌
袖必操履之正者豈辭章而已哉識字幾何驚異言
之太甚持身惟謹喜允說以相資式遘甲乙之科少
售辛勤之志某蚤遊諸老自守一癯學不講德不脩
敬佩聖言於洙泗年相若道相似每慙師說於昌黎
何以見規竦然改聽

回周學錄

某邈瑯琊之深秀行矣鱣堂玩瓊玉之菁華如聞豹
略有士若此我心則夷伏惟某官蔚乎傳太公望之
書浩然投班定遠之筆策勲汗馬固嘗登灞岸而望
長安疲精蠹魚要當繇河汾以挹洙泗必有胷中之
兵甲匪徒陌上之弓刀時時以古今澆之豈無識者
區區爲利祿計耳亦安取斯會有息言不視功載某

朽然無學奚以爲師緬懷六一翁每歌豐樂之記願
與二三子共守文昭之箴如切如磋勿迂勿泛

回周糾彈

某辱教之及荷意甚塵糾豈易然是謂一學之風憲
身率先耳毋羞諸子之月評跂相觀於俎豆之間要
自得於翰墨之外功名入手何哉足以爲重輕歲月
到頭勉矣擇之於賢否匪伊胥晤共話所懷

回戴學諭

某辱問勤慳發緘恐慙擬人必於其倫柰何孔孟予
也遜汝求諸非道奚以籍湜輩爲靖言吾黨之交情
可略世俗之駢語勿憚改過繼今畫鍼砭之辭在好
爲師正有不範模之患友直友諒是究是圖

回蔣學諭

某辱書感甚啓讀竦然見一刺史即周孔之曾何幅
尺非大丈夫無趙孟者枉以直尋其孰敢當抑子之
過求之方冊願無忘燈火之一寒安得圓機亦欲扣
風煙之三逕言之喋喋意則拳拳

回徐齋諭

某濫塵經席端奉書函患在好爲師已切式微之嘆
未有不須友敬歌伐木之章敢致贈言因以報貺挑
達而云挑闢豈真誤歟弄璋而寫弄麈恐貽譏矣幸
毋憚蠅頭之細更詳稽馬尾之訛

回湯掌儀

某猥辱長牋備聞高誼師道不古今直章句之云儒

行無他亦曰綱常而已嘉與吾黨深跂前修抑抑威儀子勿俄於側弁袞袞臺省吾何歎於無龜少須拱揖之間覘見茲修之益

回蔣齋長

某未奉匿犀遽勤傳鯉文以會友敢陳古學之緒餘患在爲師安有國人之矜式子則曰用力之銳吾正憂見道之難優而柔之當如江海之浸嘅其歎矣初無山嶽之高心之精微語則粗淺

回葉教諭

某交龜屬耳烹鯉楚然謂王通講太平之書不過專於泥古然賈誼陳治安之策乃以直而迂時其爲獨冷之官墮在極寒之塞仰韓公之斗恐負深期披樂

廣之雲或傾高論勉旃自力毋逸乃心

回翟齋諭

某簪盍有期牋題甚寵倚博士之席其何以堪見逢掖之衣云胡不喜佳哉山水容比圖書詩有六義焉當共話爐亭之雨子來幾日矣僕詠歸沂浴之風勉爾好修無忘忠告

回薛集正

某幸甚論文睽然辱問師道不立久矣以我奚爲人心所存者何惟子之勉如但優於分數正恐失之毫釐見所見聞所聞是之審耳德其德道其道亦焉取斯不曰文乎又其細者

回徐學諭

某茲辱乃翁彈冠有書啣袖得賢父子而與語寫我心兮遊佳山水而共遊則吾道在咨爾青衿之樂豈惟黃絹之辭鳳閣絲綸於予奚取鯉庭詩禮期子無忘勉哉惟時行矣胥晤

回奚監酒

粵起鱸堂小留虎帳談笑青油幕安用腐儒飛墮碧雲牋甚慙鄉友此豈醉翁之誤我政恐空山之怨人不曰師乎何厭廣文之冷拔其尤者孰云處士之良尚邀粉社之春毋靳藥言之益

回許察推

騎鶴記揚州之夢曾話辛勤烹魚得故人之書喜同寅協君子至止我心寫兮恭惟某官飽鑑湖一曲

秋詠剡水三更之雪要是放翁宅相詩派有傳得非許遠家兒邊城獨勇佐大相芙蓉之府尋平山楊柳之春飛書塞北之風沙特餘事耳歌枕江南之煙雨寧久此乎某別去幾何傾翹已甚倚博士之席甘老鱸堂着從事之衫苦留烏幕歎毛錐子之安用笑田舍翁其盍歸問訊黃花坐想馬蹄之疾笑談清夜願聞塵尾之餘

回王高郵

伏審銅符分虎金印視龜登堂而宣上德音重見太平之官府下車而問民疾苦第行簡靜之文書邊壘晏然屢氓歡甚恭惟某官老成而其慮定重厚而其材宏惟軍旅俎豆兼聞之自得詩書之趣謂太尉丞

相尊等耳奚分文武之岐乃投筆於蟲魚注爾雅之
時自立幟於貂蟬出兜鍪之句不視功載越有戰多
塞草秋黃防衆狙之羣嘯淮山暮紫勞五馬以再來
訊之甓社之珠隱若長城之寶遡觀偉績式對褒綸
某翹想匿犀猥勤傳鯉今將軍計安出其遂洗天河
之兵雖書生無能爲或可作浯溪之頌願言凱奏於
赫皇靈

回沈宰

伏審雲飛鳧舄春洽雉郊事大夫之賢坐想彈琴而
治去父母之國何當騎竹而迎遠哉遙遙于以負負
恭惟某官毫端茗雪之秀曾襟湖海之豪孤嘯風煙
未覺休文之詩瘦獨醒塵滓寧甘東老之書貧縱不

盛之白玉之堂奚至屈此青山之縣民瘼極矣吏奸
柰何如使倒持太阿而授之焉用若發新硎之爲者
一牛橫笛第令安雨外之耕五鳳塗芝政恐有日邊
之召願言公尹留惠疲氓某起從田間寘之幕底邊
城吹角毛錐顧安用執茅屋生苔老生亦欲歸耳自
笑儒冠之誤每思農畝之荒望美人兮一涯庶幾玉
我共明月於千里翹企金相

回趙漕

蹇車帷而巡所部固嘗瞻韓斗之光遺幕府而人爲
書久不報郇雲之妙豈有使者撝謙之至此而爲掾
曹偃蹇以自如政使病風喪心之人猶知矜已傲物
之禍况以賤而事貴亦何恃而敢然請具陳之在所

貸矣伏念某比聞親老道感風寒亟馳至於都門端
奉迎於官舍幾廢人事第親方書幸茲喜懼之年纔
有壽康之望惟是晨昏定省之不暇莫知日月往來
之寢深每吐舌以自驚屢濡毫而復止念韓愈亦人
耳心敢傲於翰林抑茅容有毋焉禮未遑於重客深
愧子家之執訊竟無殷浩之空函時惟不韙之牽所
恃有容之量敢望某官待人以恕及老以慈察其承
顏接辭已懷慕藺之志何至掃影滅迹自取簡驩之
誅輒布其愚幸垂之聽

回丘憲

某昨以行告宜若禮然乃勤界玉之題遠致兼金之
饋可以予可以無予此奚爲司府之頒謀之臧謀之

不臧或正坐浮家之請噬臍何及拜土
慙蓋以卻
之不恭夫豈受之而是泛刻曲夜深之
已借一帆
遡江東日暮之雲莫殫萬緒竦趨輦轡
和緘滕

回朱制幹

思鱸解去柰何主金耀之書騎鶴復來奚以贊玉垣
之畫獨喜衛察之君子率皆冀部之故人夙已會心
歡其晤語恭惟某官辯足以折五鹿忠足以集千鳥
幕府翱翔信有瓊花之詩債邊城騷屑小迂玉笋之
仙班誰言官閣之梅幾老山莊之橘賴吾此客增重
元戎小卻盛之白玉堂聞且召矣古云樂者青油幕
寧久居乎某曩奉芙蓉味同草木許身何愚而自比
稷契恐貽笑大方之家同官盡俊而偏善柳劉不妨

回俗士之駕豈其久要而我遐遺

回李簿

青山擁縣有嘉棲枳之鸞綠水護田誰記去家之鶴
聿來瑤宇如見玉人恭惟某官輩行則魯靈光器韻
則禹神鼎蓋謫仙人之苗裔無敵於詩何飛將軍之
聲名不侯如故安有學者之北斗屈於進士之南廊
帝曰嗟哉公等何見晚也仕其漫耳高人亦主簿耶
第聞鄉曲之誦言少紓田里之愁歎幸無忘於鐵硯
許重對於金鑿立登政塗厥有故事某起從櫓檣幾
化兜鍪多病每思故廬曾莫逐畢方之祟此曹宜束
高閣何當低太白之芒乃司金耀之書仍贊玉垣之
畫其誰歸我所欠識公萬戶韓荊州今之賦昔一詣

習鑿齒秋以爲期斷金則同報瓊焉有

回張制幾

公車飛剡帥闡借籌人物渺然竊嘆四郊之多壘時
事如此孰爲萬里之長城茲得一賢重增九鼎恭惟
某官以燕公大手之筆傳毅城老父之書儒者乃知
兵乎用能決千里之勝丈夫當爲真耳豈惟記三篋
之亡試嘗慨披輿地之圖固已熟攷華夷之勢彼烏
乎強吾烏乎弱戰何爲勝守何爲堅了然胸中殆猶
燭照而龜卜運諸掌上寧慮秋高而馬肥有偉弓旌
之招式後甲兵之洗政恐膏油譁笑雖賀得賢主人
然有紫禁煙花詎久稽天下士某逝言已去于思復
來前度劉郎絕歎桃花之老我秋風張翰終懷蓴菜

之可人又將賦歸去來兮之辭亦姑作居無幾何之計功名付公等相期久遠之看煙水有吾廬儻遂寬閑之適願言載色共話此心

回士友

某自揆何人有來秀句我輩畏名如畏虎欲捲錦鯨而還之書生得句勝得官復貪黃絹之妙甚雖愧袞褻之誤敢輕緜一之藏

回鮑上舍

某昨辱高軒過予逆旅適千里見似人而喜况復鄉枌得一紙賢從事之書第嘉辭藻乃苦歎儒冠之誤恨相逢客路之寒因索笑於梅簷欲賦歸於茅屋視吾舌在雅無取縱橫之家與予目成當有識離騷之

妙

回黃宰

伏審齊飛五鳳趣駕雙鳧相傳紫橐之家直聽履而上耳不鄙青山之縣欲彈琴而治之覺松竹之自矜與草萊而相賀恭惟某官家聲江夏人傑洪都左圖右史之徃來無虛名下南浦西山之朝莫盡在胷中故嘗出其緒餘所至爲之特立謂且破拘攣之格便當趨禁近之斑璽絲乎保障乎方軫垂旒之念野馬也塵埃也亦煩製錦之材然而四轄六院之除多在一同五月之最民望攸屬公行勿遲某自塵一科不啻十稔拙於涉世曾掌故之幾何放以還山煩惠文之彈去今旣久於耕雨亦無復於問天但得縣公如

漢吏之循則與里老共滕氓之幸看山無笏或容野
服而迎種樹有書僮遂巖棲之托其非公事寧敢私
陳

回衆官

某瓦礫先廬爰燼王參元之火蓬蒿舊逕僑遷張仲
蔚之居不堪上雨而旁風豈但仰天而見月爾乃灌
蔬之暇略加生草之茨雲住半間還是玉川之屋談
傾四座寧容金谷之車何誤聽聞肯幸臨况不特小
人之環堵莫當長者之移尊且聽琴宓賤之堂尚煩
卻去詎載酒楊雄之宅而獨偃然庸敢固辭嗣殫深
謝

又

某荐拜連璧之翰極佩斷金之心雖微突兀眼前瞻
鳥之止誰屋而乃推敲月底下馬之氣如虹不圖至
于再三夫豈容於執一如自坐東鄉肯爲風月之主
人當掛起西窓留作雲山之佳話

回趙尉

伏審趣舍人裝隱神仙吏一琴一鶴故有家風八人
八龍雅聞譽處胡齮刺鱷之手小煩射鴨之弓恭惟
某官冰雪照人風煙滿抱衢故太末也盡攬爛柯之
竒尉其真仙乎式瞻喬木之古雖深水欠孟郊之句
顧吳門有梅福之書奚事弓刀少迂塗轍高眠田里
北鄙今無狐貍重酌江山西臺當有鷓鴣某拙于涉
世放以還山杞未棘而菊未莎吾耕勞止荷爲衣兮

蘭爲佩公望父之得無脩容則降既見

回趙縣丞

伏以藍田千竹喜入吟邊揚子一壩適在宇下雖若
燕鴻之避雅聞笙鶴之音恭惟某官曾有層巒身爲
盤石提筆秋風之戰鵬已疊雙袖笏樵溪之遊鴻方
漸陸腕或肯排雲而罷閭闔安知不跨海而望蓬萊
資歷拘之歎息久矣世豈舍我姑徐徐六月之飛丞
不負予寧鬱鬱千山之底武過薦墨不次除綸某久
卧秋崖偶塵壁水開緘見諫議之面三印斜封論文
敵開府之詩一樽何日有懷注仰無斃戢藏

回景獻郎

某平生大繆纒脫小銓青衫半荷葉之枯不勝歷落
白髮盡霜蓬之茁亦笑宜教茫未控於謝言遽有來
於慶牘今殆可去矣敢稽誦部之番此何以賀歟已
後賓榮之敬

回榮王

荷席賢關又慙衿佩橫經公族何取範模極知北海
之踈無補東平之樂恭惟某官受系宗祏挺生神明
建屏第以屏周有辯棣華之鄂錫純嘏以保魯誕開
茅土之宜雅聞密勿於縉紳番意討論於載籍文昭
武穆信知龍種之自殊沛易楚詩寧許豹麕之時見
夫何朴學仰稱盛心某懷刺未漫辱書良寵謙卑以
自牧也乃能無獻子之家貧賤者驕人乎豈在設穆
生之醴

回程學諭

白雪千莖吾生行且休矣陽春一曲遠道胡爲來哉
迥如清曉南枝之花更是大江東去之調把玩不容
於釋手摧頰亦復以驚心有蓼者我誰無犬馬之養
維桑及梓寧勿尊鱸之思况當大學齏鹽之時敢作
生日湯餅之夢羨人青玉案真是暗投小奚古錦囊
第當重襲

回景獻邸

吾年如此已驚蒲柳之秋人壽幾何又見桑蓬之旦
乃重煩於後騎終不棄於前魚講堂之昨夢恍然書
卷之故情甚厚五十學易笑屈指之無多八千爲春
愧贈言之何有

回南康軍舉人第一名熊東之

籍甚文名老熊當道衰然舉首凡馬空羣得聖人筆
削之心重鄉老賓興之選恭惟妙探絕學獨抱遺經
誰不黜伯而尊王是陳言耳或者褒子而貶父如名
義何放出一頭了無衆手以此戰何不克得臣將寓
目焉惟不矜莫與爭晉霸在此行矣

回第二名陳大猷

衆人逐鹿何有何亡老手射鵰每發每中雖曹參之
第二知李廣之無雙恭惟熟講中庸卓爲茂異許孟
容有禮學典章多所裁之公孫弘舉賢良郡國無以
易也迄援枹而再鼓又拔幟以先登鹿洞古而聘君
來莫如之子鼉洲圓而狀元出其在此行

第三名劉震酉

項羽敵萬不亦壯哉荀伯在三幾少屈矣歎伏老蒼
之筆驚嗟英妙之年恭惟賦聲摩空詩才論斗文章
有氣意其與廬山高學問藏身乃亦如柳子大於此
見士之秀何必曰老而成勉旃此行逐鹿斫廣寒之
桂毋曰得意躍馬看長安之花

第四名于震龍

經窮義畫妙在函三帝謂晉公合居第四真是射鵰
之手又登薦鶚之書恭惟風雲軒軒燈火兀兀文章
則有若司馬蚤負雋聲郡國無以易公孫每先賓貢
在此行矣其必勉之聲圓而神已作連茹彙征之兆
氣剛以直無爲看花得意之詩

第五名于方

失李方叔五色已迷得曾南豐一言可決亦喜窮波
斯之識寶要是古戰場之驚人恭惟能讀三墳之書
自成一家之學衆人固不識也幾爲爨下之棄遺小
子不知裁之真似暗中之摸索忽驚傑作足張吾軍
其必勉之奮修鱗於春蟄毋令或者笑老眼之冬烘

第六名段夢賢

登樓王粲賦自有聲入洛陸機年不可及遂占易爻
之六獨當筆陣之千恭惟譜傳甲族於文昌學富酉
陽之雜俎八叉手頃已成擲地之奇五色目中頓有
摩空之想是亦英妙賓貢能三薦一門可想詩書
之盛重闈雙慶又觀袍笏之歸

第七名黃桂

詩有六義大肆厥辭作者七人適當其數偉橫秋之
健翻遄擊水以雄飛恭惟筆墨無塵詩書有種千人
小異嘗識君賓退之交三年不鳴果驚人文戰之捷
勉圖遠業亟奮脩程今仲舒何如古仲舒但喜姓名
之似杜子夏自爲兩子夏不妨科目之同

第八名何德新

太冲妙思賦必十年荀鶴異才名高第八要是摩空
之手不孤擲地之聲恭惟脩水之英弘齋之學垂髫
穎異孟母之賢可知落筆老蒼何蕃之歸復別果鏘
文響勇拔薦書有客點頭不負平生之燈火爲君燒
尾頰驚一夕之風雷

第九名陳道可

周有六官雅聞作者陽爲九數屈使居之聿登天府
之賢書知是年家之子姓恭惟志在姬旦學於河汾
我思伯兮有一千佛名經之在人言今者當十九年
繼霸之時名果不虛書寧無種苟明經取科第豈惟
家世之相仍以是編致太平罔俾古人之專美

第十名彭夢文

老彭世家故多學者伏生口授類以書聞是興大比
之賢適在就盈之數恭惟廬山之秀疆齋之宗怪怪
竒竒遂入不雷同之眼渾渾噩噩更須極潛聖之心
願鼓行於南宮必改圖而東轍文章官樣自是朱衣
之點頭衣鉢家傳豈但青衫之入手

第十一名李鑣

廬山之陽居多人傑弘齋之後今見聞孫遂以伏羲之書來群鳴鹿之彥恭惟夢吞三畫辭闢九師爾尚迪前人探花開庚戌之榜式克至今日齊芳適甲子之周若有數然厥在此矣山房九十卷難藏文字之光臚傳第一人當入衣冠之盛

第十二名劉夢六

精神之接非想非因文字之祥不五不七豈以音同於袍色宜乎名在於薦書恭惟早有賦聲信爲人瑞翁忍窮而教子書豈窮人文得助則通神居吾助汝遽然有蝶訊以化鵬插翮九霄以其數則然矣連鰲一釣將與子其成之

第十三名陳

名登薦書勲在翰府十三卦之取象正得異才二千石之觀光亦驚老眼恭惟秀出玉峽鏘爲金聲泉石地靈况是鹿眠之諸子文字天巧難稽鯤化之脩程維其勉旃在此行矣文惠公之衣鉢毋曰遥遥臚句傳之姓名自當表表

第十四名凌鼎龍

上林司馬氣欲凌雲北冥有鯤風斯運海快矣天池之徙飄其月府之登恭惟擲地文聲補天賦手雕蟲篆刻何恨中眉之三薦鶚橫飛遂聯科目之一幸甚觀駕勉旃着鞭亦步亦趨我則慙爲於鷄口必勝必取君當勇跨於鰲頭

第十五名利卓

半水采芹雅知能賦秋風撒棘相賀得人足爲鄉校
之光未覺廬山之老恭惟人今而心古齒宿而意新
白髮無情每歎中眉之屢青衫有種未嫌入手之遲
竟擅名場觀光上國衛靈之第十五牛後何居莊冥
之擊三千鵬飛訊矣壯哉晚節其在此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七

方

岳

巨山

啓

代回趙簿

伏以麟鬣分夜雪之燈未寒草夢魚素遞春風之訊
適近枳棲跂重論疇昔之心喜不隲同年之面恭惟
某官聲光如斗氣韻欲仙小奚佩古錦囊吟盡風檣
之騷句太乙然青藜杖讀殘寶苑之秘書文已騰淡
墨之暉何至試勾朱之最雲深曉殿盍隨鴛鴦之行
花動春城式快鸞凰之翥竚頒瑤札儀我銀潢某拙
則未除貧亦不改弓韜一尉樗櫟之材何堪硯老半
生糞盥之味故在抵掌豈甘於俗吏折腰猶迓於世

情群然龐吠之信中以蜂虻之毒官事未易了也無
已太廢吾道其果非耶奚爲敢愠延覬金蘭之好惠
垂玉薤之規野梅吹江路之香尚穎佳晤山雨話爐
亭之舊重挹清芬

代回范侍郎

其本之修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繇嶺
閩之非人發不卹綿而憂宗周竊憤長淮之多壘粵
覘淝水幾震江流此吾君丙夜不安枕之時豈我輩
旁觀而袖手之日奉漏甕而沃焦釜敢姑徐徐出險
道而援孤城蓋亦岌岌雖幸解西陲之急殊未寬北
顧之思胡驟發於詔函乃誕躋於憲節退揆君臣之
誼殆猶父子之間幹蠱者職分之當然能家者功勞

之奚有已陳免積期得俞音跋朝而飛賀書慙誦
馬黎之聯句闔棊而聞捷奏願同謝傳之雅懷其若心
藏難於言旣

代回丘提刑

伏審誕將繡斧仍在錦鄉諗已滌龜敢忘傳鯉恭惟
某官珠寒甕社玉潤秦郵有胷中百萬兵蚤煩漕輓
畫河翔十三策妙有帷籌惟帝思祖宗立國之仁謂
誰識天地好生之德還觀當世無若吾儒起六轡而
東之聳兩臺之屹爾山川如故不移前日之棠陰歲
月幾何遄下春風之芝詔某誼同手足喜見面顏願
言快着於祖鞭已戒先馳於鄭驛心之所蘊言莫能
殫

代回史參政

伏以護師外闡五年無補於宵衣進職中臺一札俾
司於秋典正此循墻之避莫違記室之恭辱灑玉以
先之感斷金而愧甚伏念某猗無他技徒有壯心久
在兵間而父教之忠深忝西平之子橫行虜中而歸
無以報逄勤北顧之憂惟不勝忠憤之懷思欲濟艱
難之會蠢茲夷醜大入漢邊既搃毒於豐黃復垂涎
於商毫如使老熊之當道孰能侮之殆將困獸之鬪
泥盡成擒矣今縱驚於風鶴猶未靖於鯨鯢夫何罔
功誤此僭賞茲蓋某官招俊又以列庶位同心德以
興太平當我公之歸兮時事罄金鑿之論有爲王而
畱者人材參鼎鉉之調雖東陲微橫草之勞而南面

念采薇之戍端縣密啓曾靡遐遺然叙勤者國家之
懋恩惟盡忠者臣子之常節敢叨賸賚以辱已知某
昨已力控巽章冀收渙渥魯仲連天下士豈甘市道
之爲諸葛亮王佐材其樂成人之美有言欲吐因謝
以祈

代回史督相

伏以邊城分柵曾微赤羽之勞書殿通班忽峻紫宸
之寵無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方辭太常伯之除而
迺驟躋真學士之冠已控陳於免積滋愧負於賀言
伏念某本乏脩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
繇護塞之非人發不郵緯而憂宗周竊憤臨淮之多
壘使宸扆莫安於丙枕趣兵符亟下於庚牌如有老

熊當道之威安得佛狸窺江之事興言及是厥咎安
歸顧雖遄走於犬羊抑已大驚於鴻鴈旣煙火萬里
之氣象幾不聊生撫山河兩戒之輿圖可爲痛哭思
欲自拘於司敗孰云荐被於贊書躡登麟趾之華愈
重狐冰之懼茲蓋某官潤澤以霖雨之手包涵於雲
夢之曾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自任天下之重得諸傳
巖爰立作相每歎人材之難徵如腹背之毛亦玷齒
牙之論然端殿所以昭異數而大相所以重中權顧
惟何人敢當茲選某抗章之懇得請爲期人欲天必
從之諒無勤於再命波及君之餘也覲力贊於一辭
是謂玉成敢忘環報

代回丘漕

揆予初度頓驚滿鬢之霜惠我好音忽墮郢歌之雪
厥有嘉筐爛其盈門誼則重於斷金榮更深於倚玉
屬茲多事繫我何心豈有邊檄之飛馳正此師干之
征調而乃尚記垂弧之日不爲解甲之圖今何如時
但欲捲錦鯨而還耳辭不獲命勉其亨素鯉而藏之

代回趙文昌

校中元之籍近在浹旬揆初度之時適臨巧夕敢圖
藻翰猥記桑弧多儀於粲於珍投盛德未知於瓊報
敢無拜手寧勿銘心尺素書雙鯉魚媿加餐之雅意
千金裘五花馬歎換酒之何踪

代回項祕書

某端奉英題尚憐初度吾年今已如此政慙弧矢之

垂遠道胡爲來哉更委瓊瑤之貺此皆某官交同金石誼薄雲天春入講臺未忘書帶之草香凝燕寢忽夢筆頭之花滋感歎於歲寒猥記存於生晚歌麟趾之什自慙子珮之青青得魚腹之書但感綿袍之戀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八

方

岳

巨山

書

與趙端明

其惟邊圉多艱所在騷動獨我東鄙屹然泰山而四維之上嘉乃勲睠渥殊特進斑端駁建號大相所以昭異數勸蓋臣也茲者涓辰顯拜萬目瞻儀惟某受知門墻不同餘子故其忻喜之情與衆一而其忠愛之意與衆殊若曰道古今譽盛德以爲賓贊之賀而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誦所聞則其所謂賀者亦固異於睢盱而獻笑詰譁而貢諛者矣蓋某以爲公府之開柙於今且五年雖公相之爲

始終如一日而坐久則神怠立久則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欠伸而精神固已大異矣然則今茲之命豈非公相起而欠伸之日乎一念之發群動皆新此固其機也故某之所欲為公相言者曰仗忠義曰正體統曰明紀律曰重選辟夫物必有所仗熊虎仗爪牙鵬仗羽翮魚仗水龍仗雲一日而失所仗則狐兔狎之螻蟻啣之矣至於人之所仗者何歟曰惟有忠義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仗也共惟先忠肅公越暨我公相勲在社稷名在華夷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又親冒矢石出入兵間身被十數創蓋幾危者數矣其負名譽享顯榮夫豈因人而成寅緣至此者哉是固無假乎梁楚之游揚蕭朱之援引也

而繇其迹觀之則王邨也而締交於外相戚畹也而通譜於內相有儼薄之徒而塵滓六府之采者則或恐失其心有裨販之夫而污辱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此曹簾視壁聽而借為效街談巷說而詭為忠豈真有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因其來而納之就其求而後之要亦不過古名將遺賂中朝之意固非仗此數人者以為助也然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石一流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揜其學本朝文與可妙楚辭當無遜於陳黃張晁矣惟其托於畫故畫足以揜其文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或者不知其謂公相所仗者王邨也戚畹也相府也則平生光明雋偉之功適為所揜耳可不惜哉是則

前日密賜之御札草茅者猶未敢以爲然而况其他乎某之所願仗忠義者此也夫舉一路之兵而制之以相臣蓋下至衆而上至寡也所恃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儀文所以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乎哉劉濟以司徒爲幽州至於紅拍首鞞袴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待制使如僚友視制府如家庭徃徃便衣驟謁於後堂腰輿徑造於聽事歲時節序盃酒招邀驅車過之何啻儕等非不知艱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偃然自尊如此則制相豈不懼卑哉或者徒見逆李庭參許國端受山陽之變芽孽於茲故遂指爲覆車謂不可以

虛文挑實禍而不知逆李之反狀固已久矣邀節鉞則節鉞邀錢帛則錢帛其無紀綱莫甚焉向使正體統以防微寧復至是祖宗時武臣莫尊於三衛見執政必橫梃庭趨肅揖而退蓋以爲等威不如此則不足以相制云耳今端明執政也軍可復如前日之陵夷乎况夫交際之間密邇者情親踈遠者分隔情親則狎分隔則睽此其勢然也今公相之於莫府日不過一見見不過數刻而諸將出入無禁啓處不時凡百軍謀獨與參決而所謂莫府者僉文書於已行數日之後揣事情於茫然不知之時誠知莫府庸庸無足以稱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若是諸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裴晉公所

與謀者韓昌黎耳。愬武古通之徒，不得而與也。莫府之庸庸，是擇而易之而已矣。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壘，則亦安用莫府爲哉？天長移治之匆匆，淮西招軍之擾擾，不知誰爲畫此謀者。某之所願正體統者，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議之，廟堂議之，蓋至今公相代爲此三數人者，受謗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獨公相威望隱然，軍行整肅而安得結輩數十公參錯于麾下，以備一旦之指呼哉？去春從士卒之顏行，巡行邊鄙，軍次宣化，有取民穀以飼馬者，立斬之。雖揚干之僕不卹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驛驛甚於寇，敎古語有之：賊來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謠，今見此苦，是可不爲之哀痛歟！某

嘗記前年出城南門，有數兵負芻與爭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制幹？此趙侍卽馬芻也。時適相值於吊橋，進退不能，而數兵者盛氣直前，轎墜焉。有一兵倚芻道傍，立呼而勞之。淮交百而趣從者，擒不遜者，得三卒，諭之曰：爾軍人也。我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統攝，爾猶敢爾。如百姓何？擄之有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繇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本無難事。賞罰公而已矣。道傍立者，本何足賞而欲示罰於彼，則不得不借賞於此，是亦一機括也。聞軍中撻罰，未嘗有輕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閱，則陪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匕箸卽斬，以狗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露宿，旦朝與民家掃門而去，如岳

飛者是不特縱之爲暴而驅之爲暴矣故據其室則
子女其子女過其墟則鷄犬其鷄犬此明以官軍而
恐喝者也語音不辨而行者獸犇衣裝可疑而居者
鳥散此假以賊兵而剽奪者也自荆襄回者則斷腕
取金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郡邑
戒嚴雖平居自詭嚴於持軍而近至通川亦未免秦
圍一空草木皆盡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
此賈禍他日手滑無厭及我矣雖欲禁止之得乎某
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梱號小朝廷以其爲人材
所聚焉耳戎書辟士謂當朝取一人拔其尤暮取一
人拔其尤羅而致之以望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
筆旌麾乃無大強人意者蓋人材品目色色不同有

如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而可爲寶者有如梗苒豫章
雖多節目而可隆棟者有如烏喙野葛雖有甚毒而
可伐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未聞無謂而見收者也今
莫府何所而名麗丹書有不得調者則借以爲捷徑
相議何事而號爲販夫人所不齒者則據以爲亨衢
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計議也而奚取於莫謀今
日一兼僉矣明日又一兼僉也而奚取於檄筆外而
郡守倅下而州縣官則又有甚焉者起廢分符而專
事囊橐得無倚鄉曲之私乎兼幕題輿而不識府寺
得無怙邸第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爲寄之駸子濱淮
之縣胡爲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
衆人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挾一綠

故則不俄焉而曹掾矣不特衆人不覩其面目雖公相亦不覩其面目也寄以書信則不俄焉而屬吏矣故有罪者指爲逋逃之主而國法廢有服者占爲起復之地而人倫滅竊聞近者有以登進七第冒昧圖起復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誦聖人之言身爲市人之行一至於此門墻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往而不忍於公相夫金革之事無辟者君固逼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固求之謂非名教之罪人歟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嘗爲藩府之所推澤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輕曰是蓋與其廝後爲嘗僚也夫爲伋也妻者走爲白也毋公相旣列之王官矣則九仕於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吁可歎已某之所願重選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蔽係焉一道之生靈係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城池信高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誠能仗忠義則勲名大正體統則名分嚴明紀律則軍政修重選辟則人材出而老熊當道之勢猛虎在山之威真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匈奴自此當不敢近趙邊矣某不勝晉粵之罪輒疏其云云代駢四驪六之慶積者如此公相不以書生爲不武而加裁擇焉則繼此以進某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

代與史尚書

某月日某謹端拜奉書某官尊執事某所以拜狀者蓋非區區小夫之竿櫝拘世俗之禮文也以故略彘

恭刊長語而直道情愫展盡底蘊以自明其注仰之
懷惟執事垂聽某先君子與尊翁誼同兄弟自尉蒲
圻時尊翁實官鄰邑彼此以意氣相許而恨不得以
亟見也則以執事胥晤于兩邑境上蓋其相與傾竚
如此一時翰墨兄弟藏之篋衍襲之重綿者如新是
則某得以假寵於尊翁暨執事以婉畫前等用佐我
先君子之所不逮先君子於當世之士少所許可獨
稱執事爲望一府不敢以僚友平眡之是某得以假
寵於執事再世之遇幸莫與京意者將藉此以自托
焉而中間不無云云則有說也某之生也晚不聞君
子之大道而執事亦負其才以自高徃徃輕眡世故
俱不能無少年氣習而其跡始異家兄襄州之失公

論不貸虎兇出柙悔其噬臍雖某亦不得爲尊者諱
然暴其過而擠之其實不滿於執事而其跡愈異韃
負戎馬足荐食諸華飄忽叵量古無與比其吞噬窮
北之國十六七率皆以和誤之而我朝之薦紳大夫
不以爲覆轍之當戒叛全銜命徒以辱國賊檄再至
暴兵隨之此其證候果何如而通國以爲主和議者
執事也某竊謂秦檜之得罪於萬世者以此不圖執
事實主之而其跡遂大異矣夫始之所以異者客氣
也中之所以異者私情也終之所以異者國事也客
氣可除私情可克而國事不可誤某是以不能無介
介焉忽閱邸狀見執事十難之論喟然嘆曰嗟乎史
子申蓋爲戰守慮者也夫豈百事不理而靠一和字

哉厥今莫危於蜀莫急於襄而莫重於淮執事之料
事勢析利害備矣旦朝籌之暮夜思之則庶乎可以
共濟時難力抗此虜然則某其得不以一書謝不敏
之過圖未艾之憂乎多事之秋日不暇給而當事任
者不數人子華老儒讀書博而更事多受材敏而立
志果往者亦嘗有繼芥於不肖而某自知其不及也
奉書謝之幸子華亦亮之胥會儀真相見歡甚慷慨
時事至於泣數行下某今茲實不能不以望子華者
望執事亦願執事執倒於子華如使三捆爲一家三
帥爲一體則必利於國必不利於賊如使三捆自町
畦三帥自胡越則必利於賊必不利於國伏惟執事
深圖之某前日之爲若與執事異國事也今日之爲

欲與執事同亦國事也前日之異則疑執事溺於和
今日之同則知執事堅於守某非敢謂和之爲非也
和之說行則宗社賴之生靈賴之而封疆之臣與受
其賜和豈不可嘉尚特以其未易恃耳惟以和爲形
以守爲實以戰爲應幸執事者留之意某輒不自揆
盡布其腹心以徼福於名門再世之契執事如亮其
愚而賜之教某當繼此以請

代諸監司與廟堂

某等不避誅夷輒殫懇切某等聞吳公玠爲裨將時
世固未知名也而劉公子羽獨竒之其後劉公守興
元撒離喝之兵奄至興元失守劉公僅以身免朝廷
責散官安置白州吳公至納節以贖而劉公卒得爲

有宋名臣國史書之聞者興起蓋以必罰者朝廷之
公法也相交者天下之大義也公法在朝廷則誅戮
竄殛一毫不可以輕貸大義在天下則哀鳴救解雖
赴湯蹈火有不可辭者而况官秩云乎哉某等辱知
於前荆湖制使趙尚書蓋不啻吳公玠之於劉公子
羽也今尚書公不幸有子羽之罪而某等不能爲玠
之所爲則不負知己而羞當世矣尚書力卻數十萬
強韃於襄樊之圍斯亦難已而變起於不虞禍生於
所玩蕭牆之內梟獍驟興事至於此固已無可言者
抑太史公所謂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
下吁可悲夫某等不勝區區之請輒以聞奏欲各納
三官以贖尚書公之罪伏惟 聖君賢相天地并包

特屈刑章俾從末減如此則尚書未死之日猶有勉
思報國之時不然某等恐其函蓋九原長不瞑目矣
情迫辭急惟鈞慈其垂情焉

代與趙檢正

某憂恐之餘不復能事筆墨以溷主書吏睇詹象緯
敢布腹心惟環明其垂哀焉某家兄不幸遭襄州之
變死有餘辜適會寬恩國言未靖此雖刀鋸鼎鑊有
所不辭然仁厚之朝未嘗殺士列聖相授實惟萬世
丕丕之基豈可以蟻蝨臣上爲仁厚之累家兄自捍
強韃繼罹叛兵脫命於絲毫之間驚心於變故之後
精神爲之怵恍形體爲之支離蓋去死不能以寸某
日夜危之若遷徙流移未有寧日萬一溘先朝露永

負明時則某以鶴鴝之急難憂惶孤苦夫亦何以爲生也坐此一青而殺二士意者士大夫風流篤厚殆不其然區區所望於造化之筆者雖盡鐫其官猶爲僥倖獨願追念先公之舊存錄前日之勞而不賜之遷竄焉則庶幾得以天年視息於聖明之世不勝大幸伏惟興憐於不報之地施恩於垂盡之人其繼自今至瞑目之日皆閣下所賜之餘齡也某拳拳祈扣涕泗與俱

代與廟堂

某伏準省劄家兄過蒙聖恩大肆赦宥縱之於羈旅佚之以祠庭寬大之書自天而下某雖以韃戎東寇憂緒絲棼然亦不覺孤涕之橫流懦衷之增激也未

惟聖朝仁厚如歲之春薦紳士大夫其不克負荷以干典刑者多矣而容之以天地之泰宥之以雷雨之解蓋不崇朝而霑澤也閔外之失好水之敗使此二公者不幸生秦漢時則必將禦魑魅於四夷賜厲鏤於兩觀而安望其豐功偉烈勒鼎彝而銘旂常如今日之所觀也哉是故士不可以不遇明世也家兄之罪雖汗荆山之竹不足以書傾漢江之水不足以洗而聖上處之以善地貸之以餘生亦旣歌堯詠舜於穹壤間矣乃今渙然除罪籍而解縱之非聖天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二三大臣一氣之轉萬象春氣非一時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則亦何以至是某謹肅拜以謝而言曰世之所謂啣環結草者抑

虛言耳若區區之心天實鑒之惟鈞慈垂亮

代與史太監

某謹東望端拜奉書某官丈文尊執即辰冬仲霜晴
寒意未力恭惟冲想逸發於林壑德聲渙揚於朝廷
黃髮典刑森有宣翼台候動止萬福慶門尊大之媿
伏想中外均休某惟先公之筮仕而尉蒲圻也蓋韞
寶玉於匱中含宮商於爨餘過而睨之者千萬人而
不識其爲國器也獨尊執見之心領而意會道同而
氣合管鮑已矣自陳雷以下莫擬焉其不謂之白璧
之下和黃金之子期歟先公之得銘旂常傳載籍以
顯當時而垂之後世者皆相國衛王之知而相國之
所以能庸之者則尊執之知也微尊執則以先公之

自負者果何如其肯低回於風饜雪虐之辰而求以
自售其志哉然則微尊執之知安知其不在南山之
南北山之北也先公一辱知己而爲尊執者上則有
功於先公之君父下則有恩於老公之子孫惟某一
二兄弟受恩之不貲也如此則某輩之眡公猶父也
公之眡某輩猶子也其假寵於先公以自附於名門
也固宜蓋昔者李膺以一世龍門非通家子弟不通
也彼孔融者魯國一男子耳踵門告曰吾家夫子與
公家李老君同德比義通家父矣膺矍然起迎之延
之上座而融繇此爲漢名勝士然則某以望先公者
望尊執固不爲僭越也伏惟高蹈乎世外靜觀乎物
表天下事固已洞然胸次間矣朝之政某不敢知也

而夷狄驚甚邊陲日騷鼠技已窮夙夜凜凜尊執其
何以教之某於尊執子姓也則於尚書公昆弟也向
固有闢其闕墻而嗾其分荆者某以白焉尚書公察
焉然則本無廉藺之初隙而遂遂平勃之素歡竊想
父母之懷亦有樂乎此也惟尊執以其如先公者施
及其不肖孤則不惟再世之恩天下傳誦而我端明
亦且瞑目於九原矣不惟不肖孤能效古人感一飯
之報而九原之靈其肯有慙色於抗柱回之一章乎
某敢加拜以請未期待見願言金玉體府以壽斯道
之傳朝野所瞻臨紙飛越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八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九

方

岳

巨山

簡劄

與吳侍郎

某於尊兄朋友則人倫也兄弟則猶天倫也乃者職
事之間不圖爲左右者所交闕一時督過雖未深諒
區區之素心然以襟度如兄識見如兄必能地負海
涵容而載之茲聞前驅戒嚴移鎮藩輔瞻言江水實
用黯然此非人情之虛談竿牘之常語也區區慕戀
豈不欲跨浮玉之山望登瀛之舟以吐露其胸次之
一二秋防正急恐或者又以爲不然憂讒畏譏將發
復止敢贄祖行之禮敬寓塵奉而告於侍御者曰上

流之寄宗社倚毗願愛不貲之軀以對無前之蹟天下幸甚

又

某姓名不登門墻者八閱月繇他人觀之則當誅繇先生觀之則當憫蓋某自去冬敝廬燬今春老人病而近又先兄歿二三百日之間憂惱熏心禍患銷骨恍然莫知身世之所在也先生聞此必將蹙額咨嗟矜而憐之尚忍責以門弟子事師之敬掾曹吏迎部使者之禮乎某是以不敢致一語之賀而赴懇其不自堪者如此先兄既下世老人一足不隨每自思惟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藏病者無以爲養殆不可與從仕矣出處之計亦欲從先生籌之仲秋之

初老人少定敢不負荆下吏敬謝不敏

與趙大資

某罪逆殘餘日以痛楚而平生受知之地未嘗少忘乃者伏惟峻秩禁庭均儀揆路生靈怙恃式具爾瞻某在哀疚之中不惟不當言賀與世踈絕蓋亦踰時而後始有聞也孤生多難日不暇遑及今始能東望扣頭拜一紙書敬頌先生爲天下愛此不貲之身以遮蔽江淮使民生奠一枕之安國勢增九鼎之重某有環堵與被賜焉某不勝起居瞻頌之至

與廟堂

某不肖似幸得以康廬斗大之壘布宣寬書化鈞無垠同一塊土而某也自以爲偏方下國一介之疵賤

吏不當時以其名氏塵滓清明蓋自丁未之秋與督
府議不合上書光範丐一祠官劉畫陸離自天飛下
方且欲以著庭還郎省可謂殊知流傳子孫永作鎮
寶時則嘗以啓謝無何而廟堂造命使得以南康之
紋藉手而歸恭惟此恩何所論報即日就道返吾屠
羊田園將蕪松菊無恙微大丞相之賜豈不強抑於
髯參軍短主簿也時則又以啓謝山林深密不知歲
月之推移忽涉三年繇未而酉耕閑釣寂亦旣化爲
木石矣不圖趣戍扶曳此來初見吏民具道聖天子
與吾大丞相所以愛養元元之意時則又以啓謝然
而此三謝也不知其嘗登太微三光之庭耶抑泰階
六符天下莫敢仰視而無有以干岩下之電者也某
至愚極陋三謝而三不答則竦然懼矣某切以爲康
廬雖叢爾郡然譬之身焉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
毛而身爲之變毛髮甚微而關節脉絡其係於吾身
一也某願繼自今以往事有關白於朝者不以其僭
而莫之應則駑鈍如某等輩亦或有以自見某不自
抑畏輒以控聞惟鈞慈賞之

與史都督

某惟并荆在唐爲大都督而公相以主上之左右大
臣領之位貌之崇威嚴之重有非尋常竿牘所可敏
轅和而溷符采蓋越趨而不敢進者亦旣越月踰時
於此矣退自惟念則某之於公相勢雖踈而情親分
雖隔而誼重其可足恭謬敬自同他人於是決然奮

曰寒暄流俗之談起居何如之間公相豈欠此哉惟時艱難主上丙夜不安枕凡二三大臣之所私憂過計百爾在位之所遊談聚議豈非以夷狄驚甚而邊侵之日以騷與試嘗舉眼八荒蓋有人物眇然獨公相崇詩書悅禮樂而曾中百萬甲兵直可關武夫之口而奪之氣上其少寬北顧之憂乎某是以敢爲朝廷賀上流綿地數千里莽爲盜區茅蒿蕭然暴骨盈野政使羊陸等輩復生斯時將亦蹙額咨嗟付之無可柰何而後已非公相慨然以安危爲已任肯橫身而當風寒之衝則鴻鴈之居何時安犬羊之腥何時歇蓋非特四體一支之患也某是以敢爲荆湖賀我東鄙面淮腋海而負江風塵一驚四向受敵前

乎此歲有應天以扼南牧之吭而今者河流失行盡底枯竭不知天固爲虜之地耶抑自有數存乎其間耶不然浩浩蕩蕩之漫流何一旦而走毫社也北邊之事其可慮者如此自滁以西則亦惟鄰壁之固是賴而光黃等郡幸已隸公相之鈇鉞下矣某是以又敢自爲淮東賀伏惟公相慨時事之孔棘撫歲月之遄邁罔俾竹帛專美古人而某區區有懷將維公相之所指呼惟楊守備雖可以保無踈虞然還觀諸州尚多廩廩帑藏赤立塵土一空徒有此心未知攸濟所謂胥保惠胥教誨則公相之責也某其書紳秋風已生惟萬萬爲社稷自愛以成無前之偉績以佐中興之令猷某不勝大頌

與史侍郎

某伏以春韶之極風日暄妍共惟某官糾肅神臯之
浩繁獻納帝謨之淵密有栞有翼嘉我蓋臣台候動
止萬福某退然山間之鄙夫不自意筮跡於上國一
念塵土復墮邊荒盖嘗奉咫尺之書謝常所往來者
於今又幾何時矣星斗燁煜江山愁予而不敢以名
氏入帝城惟有翹想天佑我宋聖賢相逢惟三輔黃
圖立極商邑時則有宅牧之任文昌卿少樞轄萬微
時則有禁從之除論經燕間啓沃朕志時則有勸講
之命觀古人得君之專儒生稽古之榮無以過是某
敢不敬爲朝家賀今天下亦多事矣外之有桀驚不
臣之虜內之有器謹不靖之軍則夫進而冕旒退而

輦轂其所施設其所彌縫必將使萬世無疆惟休而
某不足以測識也竊窺治象猶頭須臾無死見太平
惟侍郎圖之督參相公以詩書參國秉以忠信護戎
昭宗社生靈同一皇極羽書正急非韓范固不足以
辦西賊然中國相司馬邊吏相戒無生事以需此霖
雨八荒一雲曷若開政事堂以坐治之乎瞻言泰階
飛度轆轤暄風掩曖節宣惟時敢頭鼎食之間少留
之意他日讀唐宰相世系當不在諸公後也某不勝
拳拳

與董丞相

某仰惟巖廊峻極禮絕百僚下土蟣蝨之微惟有屏
息豈敢以九筆陋墨塵滓太清而山林之日長未嘗

得望符采平生本末有不得不略陳於宰衡之下惟
鈞慈其垂聽焉某起於草茅與世落落任督府則以
忤同幕歸在廬山則以怒鄰相陡在邵武則以劾巡
屬罷某雖至愚亦豈欲其至此性有倖直之累學無
涵養之功執而不通每每妄發然亦不過爭公事耳
獨邵武之斥有足慨歎屬邑建寧縣因有追胥峒頑
群輩而劫斂之敢弄鋤梃某既繩治隨已帖息推原
本始則一小小寄居實爲囊橐某以爲此而不治亂
也乃具按劾不知何者章格不下某非才守壘如此
則胡顏以見吏民自劾歸田得請而罷一斥不復五
年于茲中間當國者履齋擢之進士第座主也獨此
薦爲文字官知己也然猶自信薄命未嘗敢有非意

之干乃今天地開除真儒柱石某徒爲耕夫耘子相
賀于田而光範無某之三黜翹材無某之一跡某雖
欲囿於陶鑄其不愆譴斥而輒有請耶不圖贊化之
初亦在起廢之數共惟此意對越在天古風寂寥忽
見今日某謹具啓事一通惟經綸之暇略賜覽觀某
老矣無能非以受恩爲喜而以受知爲喜蓋不請而
與之雖萬鍾之重於造化爲大公不請而得之雖一
介之微於么麼爲大榮不腆蕪陋之辭固非爲已私
謝而爲天下賀也某而後知所歸矣

與陳和仲

某維冬日之至朋陽以升乃臨浙江之雪濤遊鄒山
之煙霏拜手奉書敬爲習庵履長之賀伏想潘輿燕

喜謝庭樂豈一家三代申申如也彼有道習庵宜以
學術在上旁近不宜一日去而從林壑之幽深與鷗
朋鷺侶相往來於無何有者抑淺之爲丈夫耳然聞
去闌之日民之攀車轍者百十計壯者持門闔不得
啓老者幼者橫身卧道上不得行蓋自斑孟堅傳循
吏以來世不見此事幾何年矣習庵漕閩纔幾日何
以得此於民惟習庵教之某一官邊城數日以爲歸
計蓋自去冬弊廬火今夏先兄歿而老人末疾淒其
越吟惘公不察其私泣數行下而留之一至脩門差
遣已定徃徃又惘公意也邊鄙多事書生何能爲顧
吾家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藏病者無以爲
安終當丐一嶽麓祠官特未敢遽耳一詣習鑿齒浩

與吳運使

然此懷堂有病親不能頃刻去左右爲之柰何歲寒
惟萬萬自重以藩垣斯文以棟榦吾道

某自八月發惟揚九月至在所奔走道路塵埃迷人
以故一介疵賤之姓名不徹聞於門墻者如此其闊
亦以兩淮民擾擾之徙而南者盡隸戲下先生發倉
粟貸緡錢身與十數萬窮餓無俚之人相周旋於荒
煙野山間聞不暇寢與食也則其省覽無益之書疏
奚其暇每一念至西望淒其某不武之蹤先生所知
者不復道也去惟揚之日惘公爲之泣數行下然不
容不爾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藏病者無以
爲養蓋欲從此逝矣纔抵關外已報新差此固先生

與諸公更相推轂之盛心於某得之大踰分量敢不
端拜以謝然異時如某等輩未有以掌故出者雖相
公遮留之意厚要不得不謂之辱諸公之知去就未
能徒竊凜凜某爲此來始者欲上祠請耳及今則又
恐或者有君薄淮陽之疑然則如之何其可時事孔
棘進退一憂惟先生爲國良圖宏濟多難使某有環
堵安業犁鋤先生之賜大矣

某恃在門墻率爾冒躋鄉郡陳教曰夢高往年尉祈
門與之交甚稔今茲來言曰某幸甚以教事隸尚書
公凡盡心職業以求知者敢不力提學司春削二而
一路文學掾多初筮獨未有爲某道姓名者耳尚書
公不可以勢撼子其門下士也得無意乎惟先生念
其一第餘二十年尚寂寂爲諸侯客慨然思有以振
起之則幸甚不然寒士幾何其歡顏也某不任交游
之誼輒以布聞死罪死罪

與吳總侍

某竊聞先生魏揭江淮表裏之樓雄視南北甚願操
觚以從先生後或者王勃之名托滕王以不朽而老
人赴渡之說甚力莫可違者豈山靈勒回俗士駕固
應爾耶然旣約而爽不辭而歸宜得罪於謁者敢謂
馳一介之使追至惟揚而勞賜之燕及父兄盡露臺
饋某知所感愧矣老人病未能謝不敢不情而代之
書惟相對歎息以佩盛心耳

與吳尚書

暑鬱如惔山意自爽清泉白石涵泳詩書共惟嘉遜
於聖真之涯超燕於世味之外身退而道進心恬而
體胖天實生之景福有僕某辱門下士於今有年惟
薄命數竒遭家不造先人無祿下世顛沛來歸至則
無所於居僑處寄食者三閱歲去春掌故之命僅僅
五十六日而罷於是掃影滅跡幾若自棄於門墻巖
巖仰高敢不夙夜事會無極從古固然如某何知但
得安雨外之鋤足矣間從里老語知貳政巖邑者乃
吾東閣卽君推家學以仁斯民真所謂人皆一天我
獨二天也敢因掌訝輒布其私竽牘常談先生之所
厭聞者某謹略伏想間居多暇著書以垂無窮者傳
在後學獨某家窮山之底所與過從者不過芸夫莠

子未之有聞願先生幸教之暑律尚祥惟金玉體府
以待天者之定

與繆路鈐

某伏以韶風已暄丹雘成綠恭惟某官肅將戎旅於
穆和旌休有翼宣台候動止曼福某謹歛衽以贊名
氏

某雅聞妙略爲國虎臣調膺鼎饗必有踴躍後先者
誦黃庭二景之章稽洪範五福之疇某何庸贅

某與東嘉士友漱瀹芳潤者有年獨執事袖司馬襪
直之書小遊塞上雖聲光如斗欠此一識每談當世
雋傑某豈勝馳情

某聞之薦紳大夫以爲瑤林騫秀妙墨琳琅圮上老

人乃以一編相授受於夜半橐兜戟纛長我魏師此
固在旦夕間抑靈砂圭刀換骨僊去又將泛八月之
槎問訊廣寒之玉蟾也某敬竚

某家新安萬山之底退然一腐儒耳雖魁漕闈冠別
省擢甲科而此區區者何益於世異時請學士賦詩
詠退此賊政恐不滿高瓊輩一笑某尚其勉之

某朔風醉亭夢生六翻大柵不知其無似留畫帷籌
毛錐子安用哉實同此歎今幸得請其相從於林霏
巖暝之外有日矣惟玉帳嚴靖俾二三子得安意於
學宮抑某受賜

某何者辱灑翰先之開闔一再謹件其感且謝者如
左九霞飛珮寅想郁穆翠蓬此有刊委敢請

與謝太監

某之仕宦鮎魚也其於循轉鷄肋也然猶不免世俗
之念敢以一宗文字仰干主維其斯三十年不陳乞
磨勘者亦大有間矣惟戲下憫笑而併從之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

方

岳

巨山

簡劄

與徐常卿

某辱出榜下十有三年憂患之故多於平時廢放之日長於仕官潛深伏隩幾與世相忘矣以故不惟莫之見而亦莫之書也異時倫魁有不十年冊拜者雖太常不是卿未足爲執事者賀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亦未足爲執事者惜獨有一事不得不爲時惜而爲吾道賀也云夫羗子乃有能傳寫常卿奏篇至林下者讀之三返不能已其紆餘而有味優柔而得體真所謂朝陽之鳴鳳也臯夔以來遠矣試數我朝之一

二公若司馬若文富蓋一代之名相百世之名士舉動小差初非有得罪於名教失身於險者而已若是况所謂王荆公者乎士習陵夷廉恥道喪喑喑嘿嘿惟利之趨未有如今日之甚遂使天下之公論溢出於草茅者之口撞搪叫號不顧事體則士大夫激之也常鄉不出此奏則是舉朝皆仗馬也皆驃駒也萬鍾而下一命而上垂紳正笏而立於朝者不知其幾何人而能為上一言者僅僅一徐常鄉是可不為時惜而為吾道賀哉冬候煖然如春願毋爽調護以棟榦吾道以圭玉斯文

與趙尉

某維僊曹冲逸月靜吠龐乃能不遺孤遠之人記憶

初度孟光守舍偃佗駕飛雲而過之想見裙布釵荆驚走狼狽其失禮必多而五噫君子之感當何如多謝多謝

與趙同知

某旦旦望衡山之雲想像先生於湘煙嶽翠之外一貧累我不能自致其身於李中丞之側者三年有便長寄書無便長回首此先生所賜翰墨中語也每倚徙危欄擊節三歎聖上離照於久儲神之後乾旋於一交手之間走卒兒童知先生出有日庚牌夜下無賢愚遠近謹然一辭翹跂馬首之東者日相訊也負此望於天下思所以副僉矚者亦良不易伏惟閱義理於退閑之久審事會於潛嘿之中抱膝長吟成筭

已定國事幸甚頌臺計追服歲月久已當除然出處
從容要自有大臣體敢僭人之若某之私則惟恨敏
關之不蚤也某又塵故府所謂三入承明賀賀然來
真是頑鈍無耻愬風瞻望無任此情

與趙宰

迺者假道宇下辱所以顧遇者甚備一蓬高卧君侯
賜也而又酒壺船頭米囊船尾七日至在所不至彈
缺歎行路之難感當何如某又塵故府殆是三入承
明俛焉就之亦可謂頑鈍無耻何以挈我母使笑八
年不改之稱呼朔風馳情非所以謝

與范丞相

某惟天克相有宋將使億萬年無疆惟休是生耆儒

篤斐元后迺蘭亭禊日誕啓綾麟允百翹材館下之
人方將濃墨大字作爲歌詩以鋪張格天之王勲祈
頌難老之壽考而某也竊意相國之不爾樂也伏惟
憂國之念上通于天罔或驩虞以自滿假太官有賜
方且固以期功辭則如某等伍其麾之門墻外決也
某用拜稽首望泰階六符而心祝之不敢以勤門下
舍人要束惟鈞慈賜幸

與吳尚書

某自先生初罹國太之變敢問氣體何如於今又八
閱月矣音郵隔闊未有甚於此時伏想讀禮端憂天
相純孝哀慕之至視履支持維天生賢將以用斯世
也方時之剥五陰在內一陽在外於是乎北山之北

南山之南君子固無所置疑於天也及時之復辟陰
伏而微陽升矣小人以退君子以進而乃斬然在衰
經之中不得與烝徒共濟於汎汎其流之際天之意
果安在此某之所甚不解也某愚不肖出入故府者
八年於茲矣頑鈍無耻殆是三入承明顧瞻徘徊素
髮颯以垂領嗟卑嘆老非所以黷先生惟台慈貫之

與吳履齋

某門墻老生也當先生端憂讀禮之時罔極柰何之
日謂當時問啓處體力何如而姓名不至凡格者幾
何月矣三年牛下日夜望先生爲蒼生起引衆君子
而聚之柰之何卦氣爲剝一小人足以爲間所謂吾
末如之何者今伏戎于莽天下之憂方未歇也夫之

爲卦以五君子決一小人其勢甚易乃不曰小人道
消而曰小人道憂何也其意蓋曰苟非上下交而志
同如秦之時適足以使小人憂而已夫其憂之必將
圖之圖則無所不至矣中外之議以爲能折其圖者
非先生莫可乃儼然在衰經之中天意竟何如也某
起流落爲掌故吏殆是三入承明歎老嗟卑亦非雅
志故具論中外之所不滿者如此惟先生教之

與程兄

某惟此歲寒瑞白交集共惟梅邊竹外吟興甚高某
屬者檢校山莊率然訪戴亦不嘗以語家人也時事
一變羣陰退而朋陽升於赫玉音城狐氣讜意前日
之泥蟠穴蟄其遂亨乎會且歸矣式遑晤言

與丘制置

某聞開柵有日矣九疑三峽而東數千百里倚以爲重江神川后誕受約束妖狐瘕狗喘不敢嗥吾道幸甚杜元愷不作世以吾儒不知兵武夫嗔目語難鄙毛錐子安用豈知却萊夷歸侵疆乃吾夫子也願先生勉之上流國西門自古爭衡天下者莫先焉而荆州華離斷不復續江北諸郡浮寄一旦之命於沙渚間鴻鴈磬磬絕江而南者無以處不虺不蛇則亦蠶食我矣虛淮不居莽爲盜藪先生謂如此可爲安乎願先生勉之適王省庫者來以所通先生書附置某固莫知所置也返以此書寄之省庫名華九江人磊落奇士自卒其爲滕氓此書之所以作也併惟先生

垂亮

與趙丞

某伏以冬至之日吾道其亨共惟某官涉筆松間清入雪句台候連止萬福某望昭亭翠氣疊嶂高寒其下有人餐沆瀣而吸朝霞若將飄飄事外者蓋趙家玉也祈山底處所乃辱臨之七八年雲耕月釣之氓一旦脫夫湏撥禳而去適相先後旬月耳士之不相遭如此劉向漢宗彥方當校讐天祿有駕蓮葉讀玉書之仙然青藜而下觀者雖某凡骨或者得於此時見之乎受滕一廛見大夫灑墨先之某知罪矣綈襲藏去慙感渠央葭瑄浮春玉輯均祉某踈且賤者不敢僭此有凡役願與聞之

與王吏部

某伏以作噩之春乾元用九共惟某官於皇戟衛以先啓行山川駿奔台候連止萬福某敢拜稽首敬爲里父老迎候於前驅者

某惟君諸侯以天子明命宅牧作藩麾符在行神百受職某不勝大願願用易之泰康濟吾身以及其吾民

某聞之昌黎公歎大州也刺史尊官也地望之重於今餘三百年矣戲下駕蓬萊之雲氣薄太微之星宿而辱臨之制下之日所謂至清之水大好之山相與動色自得意若曰繼自今田里其無愁歎之聲乎某於是不以賀執事之得州而賀州之得執事也

某亦旣以賀矣氓有進而言者曰吾州久凋瘵非復唐舊今茲歲比不入徵君侯其誰拊摩之而天球河圖宜在東序恐君侯不吾州之胥也具宮胎寒弄明月天網下罩一日收某猶願少徐之

某往年綴末斑幸甚得望匿犀於萬玉之表曾幾何日曼隔仙凡舉手而謝盧敖第聞笙鶴之音隱隱在青冥間耳某氓也奚其攀附之敢

某一生骯髒與世少諧以從軍諮丐祠猥亦予壘荷鋤耕舍夫湏撥櫬固無忘也穎川得黃霸氓將賣劍買牛我有二天實同此壽

某日與耘夫羗子處無能爲言新史君之來筆荒硯蕪書所以後若其諗大嫫則晉粵啓凡役則妄庸某

謹略

與趙帥

某窮山之鄙細人也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而已耳當世之公卿大夫士蓋有聲相聞而跡相絕也地相邇而人相遠也則其駕轂觶而耕蒼莽帶笈箸而釣滄浪世寧有知我者哉儻然出山與戲下僅僅南北一雲耳然而意戲下之不我知也人間書疏姑諉之張君房不自意其未見蔑之面而已得仲之心也歐陽子之譜牡丹也其言曰嗅根而知之者上也繇今觀之是亦爲天下之無鼻孔者言也若戲下則不根之嗅而知之矣雖然衡氣機之見乎杜德機之見乎某謹再拜以謝而以請

與蔡憲

某維寒暄無益之常談稱頌不情之繆敬度節下之所厭聞者不敢黷也獨念起家爲郡適在照臨古人所謂人皆有一天獨我有二天實同此幸某雖不學然其念慮之所及者不敢不勉江城凋瘵景象葦然方自月十日來始有碩賈于塗者一二行鋪纔此開張晦菴在前豈能遽還富教之盛第較之初入境時似亦小異矣使華廉問然否莫逃必能包之以雲夢之曾澤之以霖雨之手某其免矣所不可知者他人耳風濤鼓而蛟鼉怒陰霾作而魑魅啼官塗之蟻類如此瞻望崇臺無任歸倚

又

某假守于此事有崇臺之欲知者輒一二條件之一南康雖是先賢教化之邦而人士之忘其誨者久矣某日日引狀其間母子兄弟叔姪之相訟蓋多有之風化所關其敢輕易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第言依於弟如此而已然以某操脩無素未易轉移囂訟之風終亦不免一日有持碎骨兩片訴乃叔折其父之足者天倫之逆豈不駭然責反坐而追究之則皆妄也舉此一事可以例其餘

一白鹿書院實先賢講道之地水木幽茂雅宜藏脩而比年以來師道不立士之處其間者亦多粥飯僧耳某初至見學校不肅令之曰紫衫戎服涼衫凶服恐不可以見先聖先師自今以來不具襴幘者其勿

與殿謁不具深衣者其勿與聽講則皆不以爲是一寄居曰陶教授持文公家禮來曰涼衫盛服也文公自言之矣何不可之有某笑指旁一虞兵而謂之曰若此輩祭其祖先亦着襴幘豈非怪事文公家禮爲祭祖先言也不爲拜先聖言也故曰凡言盛服者官負公裳士人襴幘庶人涼衫市井小人亦有祖先也則涼衫其盛服矣文公之禮士人猶不可以涼衫見其祖先而謂可以涼衫見先聖先師乎蓋禮文之粗淺者其議論尚如此則其所諱明可類推矣一近準使牒差請饒堂長以領袖學者此白鹿之所甚幸也某即日遣人簪禮幣乃承繳至省劄及辭免公狀某以其免積必不容但已即與繳申乞劄催供

職矣此中久無堂長事體放紛其於義利之間恐有
界限未甚分曉者至於今日要取某人之田明日要
撲某處之渡亦非好氣象耳與之則民怨不與則士
譁非有以淑其心又何以革其習也

一晦庵在郡時嘗祠濂溪于學後人又以祠晦庵是
矣不知何者忽剽出於學門之外使兩先生不得祠
于學宮非禮也而又有大不然者周朱以塑像居中
而明道伊川侑坐於其西可乎某之此來其謁文曰
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淵
源之所自顧退然居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祇謁
之始徘徊太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蓋嘗牒前
廣文竟不報而去矣不知此事合與釐正之否

一本軍財賦上供十九軍用十二向來郡計豐裕猶
欠三月軍糧比年以來狼狽特甚某以三月十二日
交事二十四日打請凡該二千四百餘石而在倉見
管三百石耳和糴蓋在去年八月悉自領錢此時市
價初不如今日之高也領錢踰年計利亦該若干矣
方且訴于使臺不肯如約有袁淳夫者歸而給其邑
曰已得判配四吏且不追錢不輸米於是未納者二
千餘石皆圍視不納郡縣殆無如之何也惟台慈主
張之

一本軍昨準發下先正書傳近方刊成所以惠後學
者多矣謹印造十部計四十冊申解所有印板不委
留在白鹿書院或合申解使臺取自行下

一某之在此若得年歲間恐亦可以粗成軍郡然事
有大繆不可以一日留已懇泉使稟聞敢願全其平
生保其末路使得遄歸田里無玷已知不勝大幸設
使泉使越越稟控切告爲一扣之對越此心無任顙
跋

一某頻奉使牒一十僉名累具公申乞存體統伏準
回翰猶執謙尊竊伏思惟豈不欲安然受之使吏民
悚動知繆守之見禮於上臺如此然而天下之所恃
者名分耳節下不得而私以假諸人某亦不得而私
受於節下昌黎在唐爲一世儒宗袁州申狀猶致嚴
於故牒謹牒之間而况於僉名乎伏乞改就舊式以
正官常

與吳尚書

某惟人子之事親雖亘天地無終窮罔極之哀豈以
國太之年開八袞兩先生之位登兩地一門孫曾置
笏滿床爲足以無憾耶獨念先生此身天下國家之
身也庶民之孝與鄉大夫之孝固自有在敢願先生
爲天下國家節順以愛不身其在門墻則子姓
也謂當匍匐奔赴執事而形影單隻欲往不能
遙以瓣香敬致門下士之慟瞻望東北無任悽斷

與余宣撫

某屏廢山林於今且三年所謂理亂不聞黜陟不知
徒見或者稱執事曰侍郎則知其爲侍郎而已以故
今書亦直稱之曰侍郎他不知也蓋山林草野之勢

固如此伏惟侍郎討論古人事業於詩書之中挈度
當世利害於形勢之外固已燭照龜卜而黑白數於
胷中矣出而用蜀天下其屬目焉蓋自諸葛公以來
蜀凡幾變而至紫巖此其尤大彰明者也而皆不能
無遺憾某少之日拊髀肉而太息亦既考見一二而
不能爲侍郎誦言之者山林草野之體不爾也不爾
則曷爲以名聞人不今吾而猶故我也從軍古云樂
談笑青油幙此故我也時則執事在焉不吏我也而
友我亦不惟友我也而弟我春臺之酒夜觀之棋倡
予和女之墨未乾而子聲猶丁丁然在耳也棲宿不
同遽如許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親此今吾也而
何有於當世之卿大夫彼黃鰲棘掛書一束此碧崔

嵬吸露一杯亦未嘗以筆墨奉帝城之書以辭色貽
世俗之笑也而一時之貴介公子其以乘車戴笠而
下揖之者亦幾希矣夫何人之不我知也蓋鄉人有
劉姓而騏其名者嘗僚於淮東而今茲教授于峽峽
與蜀壤地接而侍郎鉅公也一顧之則驂騑不顧之
則駑駘是以越境而一鳴焉以故我而謁之書不知
今吾之莫可以書也雖然侍郎固萬萬於世俗也以
今吾而不書是世俗侍郎也世俗侍郎是某之薄也
某不敢夫勢隔則對面萬里此書不得數也心親則
萬里對面此書不必數也惟侍郎以人心爲金湯以
人才爲武庫以詩書爲政事以忠義爲功名則誦之
當時傳之後世垂之史冊勒之鼎彝其與國匹休永

永有辭無斃

與胡兄

某方束書冊戒行李時得詩幸甚亡何至此墮在膠
膠擾擾之中今亦不記韻也廬山佳山水而主人翁
乃猶未識面目儼然俗吏安得筆床茶竈如異時行
春故事也二百楮聊奉醉資所冀一笑相望正遠臨
紙磨馳

先生小葉卷之二十一

秋崖先生小葉卷之二十一

方岳

巨山

簡劄

與余總帥

某亦既倩張君房藁草上慶積矣過不自料乃復脫
春臯之襪襖解夜澗之笈箬為山一來政以晦翁藏
書在焉耳知我者少又不圖揚瀾左蠡洪濤巨浪日
夕之相舂撞也抵掌而談天下之事扼腕而歎世間
之人不識猶記金陵語乎古詩有之山上羣仙司下
土地位清高隔風雨某敢不以賀安得知百萬億蒼
生命墮在懸厓受辛苦某敢不以請

與葉殿院

某下土蟻蟲臣也視天子之中執法等威截然無時而書焉茲敬也祇所以爲慢也某則不敢乃朔日卽狀殿院以人才薦進于吾君者二十四人而某亦在選中謂殿院爲公於人才耶則某也場屋黻翫之文何觀乎高古謂殿院爲私於榜下士耶則玉立臺端一言而爲天下法何物小子可以曲春秋之筆也求其說而不可得乃盥薇露焚玉蕤東望再拜謝而敢問其所以然者

與廟堂

某至愚極陋於光範未嘗有一日趨承之舊也大鈞塊北同然一春雨露所濡甘苦齊實蓋於是遭際者三矣始某不容於督幕抗章丐祠鈞灑陸離自天來

下當是時方欲以著庭還卽曹一也假守廬阜意者以是名其歸耳前守爲或者所拮去徑與畫旨趣行二也抵治所八閱月事事風波而白鹿洞其最甚者也取晦翁之田於盜寶玉大弓之手又知其有今日事曲爲易地密庸而善汰之三也此恩如天無所論報方寸感激政此崔嵬忽拜十月間所賜鈞翰中有親灑片幅榮光燦然乃知鈞陶深欲汲引而其間有委折焉自非化冶甄鎔素知愚慙則或者之逞憾某其靡矣感大恩之莫報歎直道之難行惟有拜手稽首而已某見具申都省丐賦叢祠欲望鈞慈乞賜大造某山林深密沒齒無忘干黷鈞嚴無任祈扣

又

某孤危之蹤大造之所曲成者至矣始之聞兩易之命茫然不知所以然自以治洞學田謗焰未熄適會鈞翰有委折之訓意其此故之以也今乃聞得罪秋壑仰累生成南康當揚瀾左蠡之衝網船湊集多者百十少者數十羣輦橫逆撻刃頡頑居人搔然市井晝閉當陸宗卿出守時蓋有殺人城中而莫之敢嬰者某之初至實以爲長此不已是生亂階痛繩治之委曾擒制數輩而湖廣其一也於是方有忌憚畧成官府東西行者必有能言其故而此輩顛爲征稅地激怒總使却不知其本無統攝也以秋壑之按劾誰其回之不圖洪鈞乃一轉至此息斯難報無所容聲某謹拜稽首以謝而具錄本末乞賜罷斥惟大丞相

所處分某不勝皇懇祈憐之至

與吳參政

某治郡無狀蒙恩易麾即日解印綬歸以臘之八抵牛下乃聞先生誕膺顯冊再秉事樞海隅蒼生日夜望此久矣堯言鼓舞不獨一老門生也息肩方始未能治筆墨以賀在門墻豈欠一通啓事而以此爲恭慢哉某敬略某兩易之命初亦不知所以然汎汎丐祠未準行下已乃聞爲秋壑所劾亦已具錄本末乞罷斥矣去郡之日幸無得罪於士民呱泣之聲填街溢衢兒戲綵旗所至以千百數皆謝遣之獨有一旗遣之不肯去曰不願得錢頭一過目試取觀之則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又不侔直至南康尋體

統江西自隔兩三州亦可發一笑也獨山家南康其姪司戶君所目擊先生試嘗舉似之惟某摧頽不振之踪每費造化前所賜鈞翰所謂極吾力所之者今可以自用吾力矣或謂冬享之日嘗有進擬應先生以爲未可乃爾中止某自受知於應先生不薄嘗於辭免詞掖稱引而薦進之督參告詞蓋特筆也所謂大筆鴻文當不在韓愈氏下某雖非其人然時時持以自矜於是同幕怒生瘦矣審如所傳則又是讒忌之入也天之所以命我者如此某其何尤

與邵武同官

某本耕田夫耳夫湏撥櫛固亡恙也起牛背上爲吏素自不辦一張君房而執事者况之以雙鯉魚之書

借之以孤鳳凰之譽某宜如何荅也歸卧林壑方手苦一草廬決意不出山矣再三辭不可而訝士突如其來將飭固陋之辭而復之不惟不能亦不暇謹奉函牘上之受書謁者而告之曰古所謂同寅協恭和衷者非若後世恭至於足敬至於謬焉而已也設施當何以條教當何先民瘼當何瘳吏奸當何戢敢願一二熟數之至於某之所以來則有故矣始某在廬山有餽舟橫吾境者榜之百亡何而荊州牧詰怒之曰吾人也爾之榜也奚其可某復之曰吾境也彼之榜也奚其不可公牧荊州某列戍江東郡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具析之是鄙我也鄙我不如斥牧愈益怒舉劾之夫是有今者之命然則某之此行將改

前之爲耶則魚肉吾民者無適與爲主也不改前之
爲耶則所至撐觸人得罪又無日矣何以教我敢無
書紳

與李編修

某於莫府無能爲役納草屨歸里田行有日矣會王
兄以翰墨來自笑曰某命窮所遭固如此某試嘗爲
籌之能相與荷鋤畦蔬分粗共糲於煙雨之外乎曰
不能能挾兔園策與童子一二人吾伊茅屋下乎曰
不能如此則有復見荆溪主人耳朝士奉一囊粟食
客坐常滿豈有爲二千石顧令子彈馮驩之缺耶勉
旃行矣其毋以于思自沮惟執事者肯可之

與廟堂

某不避嚴誅輒陳危懼某山林鄙朴之士無他技能
於筮除陽校官遂得事今樞參督視已而叨入帥幕
似若以國士遇之於是知無不言頗相采聽一時中
外推稱東廂者翕然蓋其所親近猶是鄙朴無能之
人耳當某垂滿督樞泣下留之未至修門已有掌故
贅幙之命某雖不肖然嘗爲教授又嘗爲幹官故事
不復贅幙矣李昭文留供掌故之職而某感激督樞
知遇竟復過淮旣至則容貌辭氣之間若與疇昔異
者某知讒間之入也亟謁告以歸不圖中涂遭罹艱
棘服闋則史集賢當國矣顧又坐東淮一書斥逐四
載歲在乙巳濫塵末班未幾督樞坐廟堂而某遠讒
畏謗不敢時節造請惟自處於無能而已乃四月十

八聽宣布督樞忽呼召之話言從容俾從賓客之後
其不勝恐慙辭控者累日亦嘗告急於兩樞密參政
宛轉一言今王先生可覆也朝命既出督樞手書鑄
諭且有某庸鄙不足以辱門下之助則有矣若謂其
不可保則高見誤矣之訓某再三熟念以爲辭必不
獲命惟當丐祠又恐朝廷謂大臣視師既許其擇廷
臣以從矣丐祠之請必不見允如此則有委之而歸
耳事苟至是不幾太相形迹乎督府宏開取一人士
而掉頭不肯許是羞督府也某則不敢然則某之此
來蓋專爲賓主之交耳居無幾何忽忽不樂隱憂成
疾袖手無可爲者遂以八月初五謁告初十就道而
督府眷留不已訓告勤拳既乃戒其帳下爲挈行李
以回必不容去所以寬貫之者至矣今督樞行邊西
上某誼不可以不告而歸惟是衰疾轉增難於久待
朝憂夕慮敢盡布其腹心大鈞無垠不遺微小使某
苟有以藉其口不至得罪於當世之士大夫則林密
山深無非雨露謹具劄子申尚書省外某不勝俯伏
俟命之至

與王參政

某仰恃門牆之舊敢喋喋布懇悰蓋以迫切之懷不
能自己而慙直寡與非先生無以爲歸初某此來不
可謂不翔而集者矣所賴先生坐廊廟必能拔之衆
濁之外使之潔身而去少湏之未晚耳事有大繆不
然者殆不可以頃刻留也乃八月初五某已戒行李

入江將以初十丐去得請與不得請行矣未及請而督樞聞之以參贊尚書來諭鈞意已而又以其東閣內幾來遂戒其帳下挈行李以回某非不能挺身逃也適會荆妻疽作于背勢不可耳仰揆督樞鈞抱不過以某決從此逝恐負不能相容之名莫若犬馬蓄之而二三人者所爲愈益垂將使督樞之名愈益損幙下之客其亦何以爲容他日二三大臣如有問焉則將何辭以對再三熟念只得告廟堂丐祠耳如先生念其無罪與一小壘固所願也異時得上不得上蓋未可知然且以得去爲佳又不然則直與之祠亦一快也其稟丞相劄子謹錄申呈某之區區蓋求去而非求進先生知之丞相未必知也敢願於聚精會

神之頃爲道所以然某不勝祈禱俟命之至

又

某政此拜狀置中必準鈞翰詭誦不勝感刻督樞以某決去恐於行府不甚好看必欲安排一處使之善辭事旣不諧而先生之所成就則又有大造化焉所謂騰倒一館職喚回卽省此豈某所敢請哉抑某之愚以爲先生之所鈞陶固所願也然又竊有憂焉督樞以某此來謂踈之耶則以之爲參議矣謂親之耶則事有不爾者此必當時有告之者曰留之在朝不若挈之出外以此爲納忠耳萬一某得綴末班而此間事體朝廷或不謂然則多言者必指某藉口矣恐非某之福柰何涉世之難如此併惟先生教之

與蔡編修

某脫襖襪起民伍中朝士之相知者落如也獨明執事一見輒器許之若將以爲可與驅馳斯世者而不知其愚戇踈直與人杳鑿適可着之類簷敗瓦下耳始某爲督樞招致方日日詣府辭行不暇與明執事道心曲也不得已來此無幾何日矣輒忽忽不樂自度無一事可爲報效蓋嘗束擔徑歸田矣督樞不以爲罪挽留之再三今又西行邊某誼不可不告而去重以老妻疽作于背姑謁告以俟其還讀執事與懷當世之書三復感歎自此山深林密無相見期田家作勞或與黃犢對眠時不能不一思高致也某臨紙惘然

與樓大監

某惟敬之至者禮不煩情之真者辭不費蓋某之於節下至踈遠也未執李膺之御而徑達殷浩之函莫窺子贛之墻而驟言魯點之志其嚴其謹當何如而某也束冠裳而還襪襖閣筆研而事犁鋤竿牘之敬固非山林之事也然則盍已乎生斯之世不能高飛遠舉脫離人間亦未能免俗耳某請言所以閩漕鄭幹名江少時嘗師之不遠數千百里以書走耕舍下者再前旣辭不敢今殆不敢辭也蓋其言曰節下嘗歷歷道賤姓名似不以凡子待者予旣以關陞辱門墻矣子能爲道我意則今茲尚餘一京削必我與也某不識其審爾否然觀七八月之間旱苗則槁矣造

物者一溉而滋之亦既蘇醒何惜遂霈然使有秋乎
明執事之心造物者之心也某敢借以諭而惟節下
恕其僭

與族人

某輒有所懷不敢泯嘿某於宗派其行最卑尋常雖
有區區之愚何繇吐露今茲族人互訟見非於邑大
夫令某諭之用略陳其梗槩夫一族之內有貴有賤
有富有貧有賢有不肖固自不齊而長長幼幼正不
以貴賤貧富賢不肖論也其人雖貴雖富雖賢然而
有卑幼焉其人雖賤雖貧雖不肖然而有尊長焉貴
者恤賤者富者憫貧者賢者諫不肖者以此為尊長
則卑幼敬之以此為卑幼則尊長愛之是為衣冠之

族是為詩書之家是為禮義之鄉豈不甚美而乃有
相虞詐者相扇誘者相吞啗者相數謗者今日一詞
曰幼悖其長也明日一詞曰尊欺其孤也是為蠻夷
之俗是為盜賊之行是為饕餮之宗豈不堪惡某以
為族人相與實利害則當求直而不失其和閑是非
則當委曲而毋逞其忿宗盟不可內叛家醜不可外
揚若人慾熾然天理漸盡則賭博惡少也而我為之
美爭訴譁徇也而我為之美鬪毆兇人也而我為之
矣污穢獸行也而我為之矣為人類而至於此則亦
何所不至也苟利吾居或圍其祖之墟苟葺吾屋或
赫其墓之木一念之舛而人倫廢物之分何啻天淵
哀哉某承命於大夫敢為族人誦言之如不以卑鄙

而垂聽焉宗族幸甚

秋崖先生小篆卷之二



卷之四